

第八卷

卷の百十三

今作卷の八初冊廿一紙

卷の百十四

今作卷の九初冊廿二紙

今抄每
半頁九

卷の百十五

今作卷の十初冊廿三紙

行毎行

卷の百十六

今作卷の十一初冊廿四紙

廿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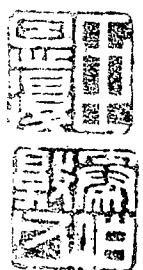
卷の百十七

今作卷の十二初冊廿五紙

此吹補抄末巻

此五巻

昔左法紹



墓誌銘

魏國

太夫人林氏世家莆田唐孝子攢之後里人號所居曰孝友之家亦曰義門曾大父選大中大夫大父孝澤直秘閣福建轉運副使父察台州教授母陳氏太夫人少孤與伯姊博誦圖史尤熟班馬二書於忠臣孝子貞女烈婦言行琅琅成誦季父吏部公斡嘗曰使二女為男子吾兄之後其可量乎既笄吏部公以歸於我先君夫家苦貧於族居

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五十一

墓誌銘

魏國

太夫人林氏世家莆田唐孝子攢之後里人號所居曰孝
 友之家亦曰義門曾大父選大中大夫大父孝澤直秘閣
 福建轉運副使父察台州教授母陳氏太夫人少孤與伯
 姊博誦圖史尤熟班馬二書於忠臣孝子貞女烈婦言行
 琅琅成誦季父吏部公斡嘗曰使二女為男子吾兄之後
 其可量乎既筭吏部公以歸於我先君夫家若貧於族居



共鬻諸叔未婚兩姑未行太夫人以齋裝助伏臘婚嫁雖
乏絕無戚容及先君列侍從有祿賜太夫人亦無喜色盡
束儒書專閱內典先君疾病太夫人與訣曰尚平之緣未畢
以是累君太夫人深悲其言拊之慈誨之嚴男傳家學女
嫁士人太夫人遂掃一室終日靜坐得至言妙義於經卷
之於外佛者囊山洪鼓山明黃山賢皆聞而贊歎然未嘗
遺事也族有冠婚喪祭每致其厚未嘗絕物也人無親疎
長少壹接以思恩其心欲津筏衆生皆成佛一衆生未成佛
不止也卵翼諸子孫皆成人一子孫未成人不忘也食惟

菜茹衣惟練練器惟陶漆足不出戶者數十寒暑幽潔如
隱君子剛介如烈丈夫警悟如老禪客其精專則若行地
屨不及也太夫人及先君時封宜人——嘉定甲申以子陞
朝進太碩人紹定辛卯進太淑人癸巳封宜春郡太夫人
端平丙申進士文安郡嘉熙己亥封崇國太夫人淳祐壬
寅——進福國乙巳進魏國戊申當進齊國不及拜遇明禋
十慶壽一啟湯沐郡國者六魚軒鸞鸞諾諾寵光赫奕太夫人
以太盛為憂謙挹滋甚年雖齡雖高稟賦素實服食惡補
助喜疏利晚嗜建茗冰糖得瘳下疾既止復作薨於寢年

八十有八淳祐八年十月己卯也子男四人克莊朝議大
夫秘閣修撰福建提刑克遜故朝散大夫直秘閣主管崇
禧觀克剛朝奉郎福建安撫司參議官克永業進士女三
人適方濯方君采方孺鐵濯登第為廣州觀察推官君采
貢於鄉孺鐵前卒孫男八人強甫迪功郎前晉江主簿偉
甫楚明甫桂興甫山甫偉甫未銓注汝明甫登仕郎興甫
將仕郎孫女四人適承務郎監泉州船務丁酉_南叟將仕郎
陳政二在室曾孫男女各三人初先君歿克莊甫初筮二
季未仕先緒如綫太夫人歲晚及見克莊擢少蓬侍經幄

兼詞掖二季亦官達麾節盈門泊如也獨聞克莊蒙天子
賜第則大喜日加一餐不幸克遜病卒悲感過甚眠食寢
減俄而克莊去國歸率子弟左右寬釋明年除知漳州又
明年除玉牒少卿皆以親養力辭朝家答太夫人耄耄不
可遠適異鄉節_口為畫繡之榮一瞬風木之悲千古天乎痛
哉其年十有二月甲申合祔於城南先君之墓於是先君
葬三紀矣迨啓壙戶封甃如新烏虜天之報善人者儻在
茲乎太夫人平生不喜矜耀乞銘非先志也前輩有自表
瀧岡之阡者不肖孤不惟不文亦不敢姑書歲月於坎以

俟秉彤管者采焉

工部第

嘉熙改元予蒙恩守袁道樵無競^競弟作牧對榻郡齋紫夕
語輒達旦相與歎曰仕所以養親太夫人薄榮利安輿跬
步不去鄉井吾兄弟惟有早退爾予至袁未久坐前論事
狂妄斥歸而無競被召過家徘徊親膝太夫人迫造朝甫
至即求外補諸公勉留曰小需為郎矣荅曰某思親不可
忍得待次潮州以歸至潮避當路嫌改汀州未上除福建
提船兼泉州擢知泉州廟堂以無競仕鄰境近親闈起予

江東提刑歲中乞歸養至四五聞無競亦請祠後予被召
屢言念母不能行既對又言立朝不能久皆不報於是無
競書^來首末自札僅數行中間累千百言令興甫代作曰某
自夏涉秋若胸腹堅痞醫不能治身若此如千萬戶何不
去必死官下詞甚悲哀亟白於朝諸公曰是欲脫凋郡者
豈必真病余流涕曰弟它日未嘗如是非偽也改知袁州
不候代歸及升堂拜太夫人疾稍瘳素復^復縮成無競書又
來曰久羸未^復任勞苦願少休息朝論諒其情實除直秘閣
主管崇禧觀命下疾革淳祐丙午臘月乙巳卒於寢年五

十八卒之三日余以罪去國入門遂不及見烏虜甘榮官宦之味寒早退之盟既無以振先君子奕世之緒徒以遺太夫人高年之悲無競之恨闔棺而未平余之愧終身而不可湔矣無競名克遜以父任補承務郎外歷海口鎮沙縣丞古田令僉書鎮南軍幕府江西安撫司幹官通判臨安府知邵武軍潮州閩船知泉州內監六部門太府寺丞工部郎官積階至期朝散大夫海口課額高無競未嘗坐稅亭捕客貨終日與賓朋理詠而輸郡送使無闕或疑其有智巧久之乃知以監官所得綱例錢鉅萬代輸遂有清譽

古田歲荒盜起無競勸分設備活人勦寇臺閩以聞詔增二秩後辟江西事無小大聞必告過必規秤提令行奴有訐主害鏹者無競爭曰不可以訓在樵摩拊凋殘發擿姦伏威愛並行下瞿劇盜前殺縣令劉純軼去至是就誅乃興教化以洗汚俗在潮知鋌頭錢之害始銀價平每丁賦錢五百後銀貴加至四倍無競下教蠲之曰即因此之絕守得罪不敢恨潮人德之泣琛臺以清禁官吏強買明諭賈胡人以寬征意風檣鱗集舶計驟增治溫陵以嚴稍繩束豪右而扶植善良未嘗徇勢任理而已不善生財嗇用而

已田里益安靜軍府稍殷實而無競病矣無競精敏而博
記秀美而工文未冠入大學課試有聲既仕諸老交薦再
登朝僅平遷復不值對班言議風旨曾不槩見然出守二
郡皆賜對而行豫言兵不可開虜敵不可挑以歲端平之失
上曰已令收斂後六年復言視襄如墮旣棄蜀如弁髦此
退縮非收斂也以諷嘉熙之用事者在外府一日除某人
為少卿無競怫然語其僚曰安能與乳臭紈袴子比肩乎
遂決去事見臺臣論某人之疏初丞相鄭公同舍也李公
喬公同朝也范公先友也游公知己也更迭當國皆惓惓

於無競然致之而不能留或留之而不能久或終於去位
而不能致非特無競委分賤速化特論耻詭隨徐徐而汲
來汲汲而去亦太夫人之慈無競之孝自始至終有不容
相釋者且死猶不克終養為大欠闕嗚呼悲夫無競之卒
家人慮驚動太夫人不敢白於歸始於率叔季及女兄弟
諸子孫曉夕寬譬如是者年餘然察太夫人茵席間常有淚
言笑頃未嘗不忽然顰蹙也無競性高潔掃地焚香戶庭
寂然惟嗜法書名畫竒硯古物不吝高價愛玩至忘寢食
坐是清貧常窘調度歲晚稍有祿賜平逋負而無一日之

享尤工詩為水心葉公南塘趙公所稱有西墅集若干卷
娶宜人方氏子二人備甫將仕即風度玉立入京銓注以
疾客死無競鍾愛以至於病興甫將仕即孫男在將仕即
女一人適承務郎新監泉州市舶務丁南叟孫女一人淳
祐丁未臘月壬午葬於興化軍莆田縣西山之麓無競劉
氏先君少師之仲子母魏國林夫人其世係詳於先君之
誌不復出云銘曰——叔洵美兮服衆芳明月佩兮雲錦裳
調六轡兮馳康莊誰脫子輻兮敗子箱進不欺君子兮迹
疏而言切死未忘親兮命短而情長曩朱輪之聯翩瞻白
雲而傍徨慨將母之阻修思乞身而徜徉蓋知命之有約
涉耳順而未償嗟世故之可畏匪人謀之預量憶墳麓之
迭吹痛人琴之俱亡曷不使之循孝子之南陔守先人之
東岡與靈照兮聽夜深之話同阿奴兮舉冬至之觴將慟
哭而收聲勿重擾乎高堂

古田弟

孟容劉氏名成乾道太史公諱某之孫習靜先生諱某之
子母徐孺人由卿賦擢丙戌進士監慶元府苗米倉羅源
令坑冶司檢踏官青田令湯鎮催煎官用考舉改宣化郎

知古田縣道聞習靜訃徒跣歸哀毀過甚不數月亦卒
淳祐丁未孟春戊申也年五十三娶林繼謝子男四人性
甫德甫二尚幼葬城北之芳林與習靜同山而異壠戊申
三月庚戌也孟容才高入鄞幕是是而非非不以擬筆一
字假借人有能名亦以此媒怨治青田豪強斂迹貧弱吐
氣邑素無積貯孟容因水災請臺郡得沒官田三百斛立
平糶倉清苦三年上下信伏惟囂訟不勝者騰口撼搖猶
在鄞也然鄞之寓貴後為畿漕追仇孟容文致逞憾青田
之寓貴方在禁近及反因此知孟容辟舉交上人謂非孟容

老少之異亦二貴賢否之分為余觀同時一輩輩詞學與
孟容比肩皆已拔卑冗致顯融智慧在孟容下風者往往
亦乘機要據事任獨孟容齟齬難合又觀士之與時杓鑿
者或以迂踈或以高亢孟容筆精墨妙為人所愛表和裏
剛與物無忤而又仕殘賤力微所抑揚與奪不過民間瑣瑣
雞蟲得失爾而人情已有不能堪者設孟容稍用於時有
大建明大矯拂未知世論又何以處孟容哉噫彼士大夫
人人以公論克私意為當世惜人材前之憎孟容者必愛之
矣毀孟容者必譽之矣世未嘗無若人而孟容所遭乃或

不然所謂命耶初習靜高路臨邱園行誼修潔年八十餘堅
悍未衰及見孟容通籍人謂安將安車以迎列鼎以養也
而靈椿丹桂奄忽凋隕所謂天道果安在耶孟容於書口
誦手抄靡不該綜未嘗欲以文章蓋人偶然游戲翰墨字
在紙上皆絢爛有光恠用筆得禊帖意身後餘手澤書若
千種嗚呼天禍吾家也夫前哭孟傳後哭無競今又哭孟
容也劉氏自二大父迭中進士魁亞先君群從六人策名
者三余群從十有四人策名者亦三居屋最先志學繼之
孟容殿焉今踰二紀未有繼者余潦倒無成歲晚召對天

子哀其志氣頻挂文采衰落親洒奎畫賜以科第其有愧
於家世多矣昔斛律金觀子孫會射泣曰二子用弓不及
我諸孫又不及父世哀矣夫以孤矢卜盛衰將家也以科
日驗隆替儒家也若淡墨黃甲減於前人齋即太祝多於
進士竊意吾祖吾父幽冥之中喟然發斛律公之歎矣余
誌孟容所以自警亦以警吾宗之少焉者性甫德甫善繼
父志其以余語勉二幼焉銘曰——余聞古人英才是育髦
士是烝其後反是烝不髦育不必英世固有之如泥孝廉
伏獵貳卿嗚呼孟容彼所獲者膜外之榮彼臭腐矣余所

傳者身後之名嗚呼孟容安爾歸爾宮諱受余銘

陳魯山

魯山少有能賦聲里中爭傳寫他士惟工頭場獨魯山學
通倫類尤長策論然小試常得雋大比輒遺材魯山齒髮
方壯不自沮挫衆中談論酒邊感慨掀髯搖足若傍無人
顧屑與余游嘗與鄭子敬方孚若山行過魯山所居上溪
石竹峯下魯山年四十餘矣到羊沽酒止余宿慨然曰場
屋雖吾棄幸山林不吾拒子謂吾結茅深谷寂寂不堪乎
吾按^有圖書足以授徒不孤也園收芋粟^粟足以充飢不窮也

後三十年余亦歸老魯山入城必相覓其談論感慨搖髯^掀
搖足與昔無以異然顏鬢蒼皤成一叟矣魯山終其身不
售而上溪之居愈華會愈增生徒愈盛與魯山同輩行策
名歷仕者或先天或終窶老壽溫飽反不^建魯山蓋其為
人雖苦學工文字至於奮拳成家亦自以智力非迂濶坐
談者所能致也淳祐戊申四月庚辰卒於家年七十二配
王氏前卒葬白虹山明年九月壬辰以魯山合祔子男一
人得濟女二人長適黃泳之次適黃裕孫孫男二人興化
陳氏以負外公諱德為始祖至魯山之考諱師垣傳十二

世矣其族多膺仕魯山之友若諸山多聞人魯山內自負
有以自樂未嘗傍人門戶晚遇恩授初品不足為魯山書
述其大致而已魯山諱彌高銘曰——惟古昔之交誼貫窮
達而與偕已致身於雲霄尚回首於蒿萊菜嗟魯山之終隱
實清朝之遺材惜山深而林密莫綆汲而藪推余又退而
老矣奚所施余力哉托亡友於友片石昭故人之餘哀

方安人

安人大理少卿方公銓碩人陳氏之女太府寺丞劉公輝
叔之配少卿四子三女安人最幼而鍾愛既嫁事皇舅登

八座臨方面能以禮敬嬪大門族戚稱其孝從寺丞宰周
邑牧危郡能以廉慈相君子內外知其賢庚寅禋霽封孺
人辛卯慶典進安人寺丞方嚮用不幸歿端平初安人高
潔自守子婚官女擇配思意如一無嫡庶之異夫宅兆族
祭享豐儉隨宜得禮制之中次女前天安人葬之家旁其
介於持身勤於葺家嚴於教子烈丈夫不若也淳祐己酉
某年月日卒年五十七子字文虎迪功即汀州司理參軍
文豹二女長適將仕郎方楷安人季兄煥章公淙子也次
適承務郎方演孫寶學公淙子也孫男二人女一人以其

年十月辛酉合附於常泰里龍山原寺丞公之阡少卿余
父執寺丞余族兄故文虎來徵余銘嗚呼寺丞如珪如璋
而不薦於清廟也夫安人如山如河而不宜於象服也夫
銘曰——男子可書或甚奇偉女婦不過內則而已劉向班
昭絕筆久矣誰錄茲銘以續彤史

林公輔

林氏自貞元孝子至今傳數百年為莆名閥君名友仁字
公輔秘閣公諱孝澤之曾孫徽猷公諱枏之孫惠州理椽
應之之子母蘓氏幼機警口誦手抄自鞭尤力既而同學

而往往去策名獨君無成二祖以清介聞天下理椽至無
卓錫地君奮拳幹盡造華屋拓新畬人皆服君能幹無為
有而不知君分銖積累而然為人長智慮審籌策不但善
其身成其家而已姻族急難或即君而謀者君亦為之盡
力舍後花木分行列亭榭合位置風月佳時命群從友朋
觴詠其間飲酣君輒橫筵拊漁陽搥菟裘起舞平居會計
若甚纖悉及意所賞好則又揮金如糞土有貴公子豪邁
之風無窮書生寒窶之態焉里中雋士必隆禮腆幣延致
家塾子先未冠桂歌鹿鳴於鄉君頗慰意淳祐戊申年六十

五矣病首瘍以八月朔卒娶方氏繼陳氏一男先桂也三女長適郭嚴次許嫁薛氏季尚幼明年十一月丁酉與方氏合祔於北山之西原君本生父諱尚之理椽第也予姑君本生母也銘曰——昔人於履屐占將略馬於宰內觀相業焉以君之才無地迴旋而僅施於宗族鄉黨之間嗚呼可悲也夫可悲也夫

武義劉丞

君諱光叔字景實贈奉議郎汝霖之曾孫贈金紫光祿大夫吳郡通守洵直之孫隱君果之仲子少與兄南叔齊名

兄以聲律魁太學擢進士調貴池簿早卒君兩拔曹解而見遺於春官用系舉恩注興寧簿改大慶簿舉閩陞者三人再轉為武義丞上官交薦君官情已闌一日大書廳壁曰拙一宜去老二宜去不俟書印歷而行既歸一室靜坐雖鄰不覲如是累年以終其身君家金紫南宮前列尚書以甲科繼之秘監貴池又繼之當二叔父貴盛君持身接物謙謹特甚治生不以智巧儉而已故於閭里無怨群居嘿然無所論質忽發一語衆皆厭伏世情於得路者趨附失勢者簡忽君獨淡然不變故於交游耐久義方尤嚴每

棘園開旗鈴及門則喜否則寢食不怡故諸子皆力於學
文達貢於漕文英貢於鄉文奎補國子生淳祐庚戌三月
得上氣疾四月甲辰卒於寢年六十八娶林氏吏部公枅
之孫女先君二十年卒葬於大平山十二月庚申以君合
祔子五人熾端叔從事郎循州理椽後秘監次文遠次文英
後貴池次文奎文彬女三人長適連山尉林大鼎次適國
子進士方實孫次為比丘尼君內行素履應書法在武義
筋力殊未衰而倦游忽動尊鱸之念徑去不待鍾漏之迫
其見之卓志之高固係累寵祿不能决裂者之所愧也烏

辱全矣前葬從弟朝奉大夫燧叔狀君之行來徵銘君長
余四歲大夫長余三歲皆兄也銘曰——其訥也賢於人之
辨也其晦也賢於人之衡也其卑也賢於人之顯也身之
嗇宜其後之衍也

方氏子

方氏子名必敏年二十一矣從鄉先生學學臨官河暇日
凭欄歲深欄腐忽覆而溺適潮至水深旁無援者死焉迺
翁以書來曰吾子年雖少然於事極練學與文雖未就然
先儒意脉前作機鍵心通神悟有過父責之受而不拒也

處約心安之樂而不愠也吾夫婦於諸兒中尤憐之悲乎
死命也溺死非命也吾之痛終吾身而未平也又曰孰能
紓吾哀者其後村翁乎走長髯求埋辭余言之曰亦命也
必敏死以淳祐庚戌臘服月甲午葬以其月庚申曾大父
畛承事即大父巖起文林即父過字時父余外弟也母黃
氏其葬在大父墓側銘曰行蹈海兮原沉湘身放逐兮
心憂傷求而得兮非降殃嗟之子兮方盛強翁媪愛之兮
置膝旁下從彭咸兮理不可詳吾聞古不弔厭溺兮豈不
以其馮河而垂堂况廼翁兮吟鬢霜曷不遠師季札兮而

自儕乎卜商兒探環而往往兮翁安能建鼓而求亡

徐處士

唐末莆人徐先輩寅以律賦魁天下與吳融齊名過汴朱
溫怒賦語觸諱俾易之謝曰官可奪賦不可改拂衣徑去
隱於壽溪故居當牙即賣國六臣奉璽之際挺節不污終
身稱唐進士傳十世至處士溪上有先人田廬處士用志
專苦少負雋聲人曰是必^發達既而頓挫場屋栖遲衡泌
又曰是必不堪久之舍後木老戶草深同學兒或去為貴
人處士掩^闕讀書自若也飯蔬飲水有陋巷之樂焉行吟

坐釣無華軒之美焉嘗侍親疾因悟藥性鄉鄰有病處方
輒愈其行修於家信於里紹定戊子三月某日卒年六十
三淳祐丁未十二月某日葬於豐城里大帽山之原配鄭
氏後十九年卒至是合窆二子端衡貢於鄉次宜書一女
適方好謙二孫曰珩曰麟宜書好謙皆已卒余晚營把茅
在處士所居之側端衡吾鄰也來請銘處士諱士明字子
潛曾祖安禮祖測父廷秀皆隱約不仕銘曰——尚平臺終
古之逸遺傳無可書惟簡故竒多百餘字少或半之余銘
處士稍已費辭後之覽者有感於斯

劉贛州

淳祐庚戌二月壬寅故贛州牧奉常劉公葬於晉江縣養
能里之莊山前期二孤縝繹使來徵銘厲余哀疚倚廬羸
瘠伏枕諾之踰年猶不克為余免喪縝黜服徒步越竟訪
余泣曰日月逝矣必得銘乃歸余為感動按公諱用行字
聖與七祖^世昌言掌陳洪進熒奏首說洪進奉圖籍上職方
氏中太平興國進士第熙陵有忠孝竒士之褒擢至副樞
事見國史傳世至海陽令渤公曾祖也隱君叔熙祖也贈
中大夫^奉光考也母令人曾氏公少苦學為聲擅鄉校長客

游文價重京師當名流鮮不交際貴公延致擇而後就嘉定戊辰群試春官文忠真公得公對策謂異日能立殿陛爭是非者既唱第歷楊子尉零陵令江西漕司幹官改秩知巴陵縣通判道州知桂陽軍入為太常寺主簿出知安慶府以風聞去起知真州不拜知潮州除江西提刑廣東提舉鹽舶皆不果行需次袁州改贛州以淳祐己酉二月十一日卒於群郡治年八十二積階至中奉大夫莆田縣開國男配令人蔣氏先公二十七年卒子縝文林郎都大坑冶鑄錢司準備差遣繹迪功郎建寧府司法參軍女適

國子進士趙崇岫孫男二人淵珠將仕郎次尚幼孫女一人公以儒家起尤練世務不為空言楊子兵饑之餘即委賑荒暴霜露者有栖飢餓羸者予粥藥全活甚衆盜發境內輒獲上官欲為論功辭而止零陵邑小民貧有老嫗逋畸租數百錢州符點追公惻然曰彼必斃固留之守怒黥縣吏公不為動叔興縣學教養有所薦送有贖楚俗機寇公捕治其妖妄甚結集多者先是縣僚添給州予其半縣鑿空補足之公以節縮餘力給佐官自無所取垂去始仍其舊曰吾食指少來者不必皆然其佐漕幕繼文清李公

之後與鐵庵方公意一徐公為僚志合道同一路蒙賴巴
後女巫怙掖庭勢占孤兒田公奪田歸之清獻崔公召歸
道境上公旅謁崔公曰昔尹零陵者君耶因訪以出處決
策南還鶴山魏公貶靖州阻風洞庭守貳勅僚屬輒往見
者津吏容艤泊者坐之公駕葉舟求見劇談至夕明日復
往守怒欲發其事公曰願襦被以俟守愧而止積例卷所
入代輸夏稅全料而去春陵大歉冬已難食守慮拯荒難
繼公曰民命在晷刻可待來年乎乃輟綱運發義倉以倡
守竭力和之勸分賑惻人皆樂從帥司數糴釀米公故不

幕府^與訶責執之愈堅帥余公嶸語其僚曰斯人始至遺余
書有規無頌心固異之因屈公佐幕治法征謀咨而後行
桂陽蠻犯省地郡裨將死之軍校斃者十有七人巡尉兵
義丁往又失利密劄調飛虎討捕帥檄公監軍力辭單車
馳至賊砦十里許下令班師遣騎持文榜許以自新賊感
泣撤柵遁去余公檄公攝郡有旨就畀左符溪洞環郡者
百有六所蠻徭負固隅總喜功釁隙易開公威克愛寬濟
猛繇是安靜省科役崇禮遜熟蠻多遣子弟來學端平改
紀真魏交薦擢真頌臺向用矣適安慶調守上諭丞相擇

廉吏相曰真某魏某諸臣皆稱劉某廉即日臨遣陛辭極
論邊事謂以戰為戰不若以守為戰守固則戰克以和為
和不若以戰為和戰勝則和堅至郡數日方議繕城池蒐
卒乘遽報罷公登時解印返供帳卻兵隸募夫肩輿以行
潮陽命下喜曰吾久去桑梓此行可過家上家矣南州吏
民貪濁鄙野者皆繩以禮法貴家攘瀕海民田民護田屢
相讐殺公罪貴家其爭遂熄郡以鰲溪為固而無城監寇
由循梅坑一葦可至公伐石包甃綿亘數里試闌並子南
城前守遷之北隅以舊址給豪民累舉無擢第者至公返

侵地復舊觀由是相踵策名韓祠昔以顛師配公別為顛
師作留衣庵提刑矣所以助邊為名招徠告訐誅求賊罰
一路騷動聞潮民殷實每啖其舌盛夏馳數卒一牒建七
十八人公坐黃堂被建者累累泣懇公愷然命掩卒索賊
賄狼籍且得其鉗杻暴虐之具囚卒於獄盡縱牒內人而
抗章自劾^所削秩罷言者以體統論公文清公時在宥府
書來曰公不忍民之辜寧以身當之壯矣既當軸起公使
江西有尼之者家食十年或言^敵將由雲南幹腹上謀廣
西監司右史黃公自然薦公宰執以公閩人道遠不可卒

至俾使廣東言者疑大臣私公不知用黃公薦也章貢之
役三上章告老不獲請乃行年事雖高聽決強敏發吏姦
討軍實實雖精悍少年不及郡人以為有楊公長孺之風蠲
十縣米三萬七千有奇錢十五萬二千有奇釋繫囚二百
二十二乞住和糴罷貢布皆報可學宮丁祭衝冒風露
得上氣疾詰旦有事於濂溪書院行鄉飲禮竣事賦詩經
夕猶治事納謁已力命浴更衣凭几榻上拱手而逝公長
身美髯望之山立即之春溫與人交有情誼終始不變泣
官無疾聲遽色至臨事則剛勁自守必達其志為郡清苦

惜公使錢甚於私帑不以厨傳苞篚悅人客見公服用樸
素皆起敬常曰俸外令甲所不載者賦也仕久而貲薄門
無輿馬車室無姬妾短檠蠹簡夜分乃寢金壇薄有田廬蓋
令人奄貲晚歸故里即樞密宅基營小築後忠孝奇士坊
表賓至側履以商榷古今評論文字為樂義方尤嚴鎮以
官業著考舉如今繹以孝謹聞閩俗喪車不返舍二孤獨
奉公樞舊歸殯正寢禮也公幼苦貧挈孤身去鄉國年踰四
十+子決科始壻於蔣余識公未昏官時不聞其有家也既官
達乃有自言為公子者不樂公者從而實之公立身有本

末無瑕疵前解桐鄉之麾後失江右嶠東之節言者專以
此藉口嗟夫非子也有不必論果子也棄之寒冰逐之中
野起敬起孝睽者可合苟為不然合者睽矣子懼不孝無
懼不得立天下之順理也不可解於心無所逃於天下地
先民之格言也古者君臣獄父可訟乎然公為厚不為薄
晚白於朝命為從弟孝卿之後割田畀之恩義兩得矣公
博覽強記多所貫通名章警語傳者膾胸有北山漫游集
十卷銘曰——宜給諫兮曷不居雨露之司宜顧問兮曷不
陪旃履之咨宜潤色兮曷不鼓雷風之詞載五車與萬卷
兮僅兩轡而一麾若耄厖之有待卒蟠屈而莫施嗟一邱
之蓬藿翳九尺之鬚眉亂曰精爽兮如存靈明兮不虧公
已乘剛風顛氣而去兮余何為致荒烟野草之悲

劉後村集續編卷一百八終

劉後村集續編卷一百九

墓誌銘

阮安人

始余執親喪既禫矣君王仲初墨衰越邑踵門而來曰吾
母待君銘而塋詞極悲苦余謝曰君請勤矣如余哀未釋
何少需即當為之既而仲初過傍郡余造朝數走僕責前
諾詞益悲苦余不獲以老諍辭按王阮溫福舊族也世姻
也王居長溪阮居平陽安人迪功郎前擬差荆湖北路制
置大使司準備差遣復之母復仲初也安人幼知孝敬涉

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十二

王大全集卷之一百五

墓誌銘

阮安人

始余執親喪既禫矣君_王仲初墨衰越邑踵門而來曰吾
母待君銘而塋詞極悲苦余謝曰君請勤矣如余哀未釋
何少需即當為之既而仲初過傍郡余造朝數走僕責前
諾詞益悲苦余不獲以老諄辭按王阮溫福舊族也世姻
也王居長溪阮居平陽安人迪功即前擬差荆湖北路制
置大使司準備差遣復之母復仲初也安人幼知孝敬涉

圖史始嫁夫家寡承奉公又傾貲助叔婚學聘師教子之
費尤厚不足則取諸奩粧安人不少靳仲初少游四方誨
以擇交故仲初多聞諸前輩之言又勉以行好事做好人
故仲初早有朋友之譽仲初未仕客羅浮郡齋積數學金
航粟飽親至邑飢民掠之家人欲訟於官安人不可而止
仲初擢戊戌第為華尉歲荒被檄勸分安人曰苟可活民
吾篋笥所有汝悉持去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承奉公貧而
好禮戶外常有不速之賓觴豆不精潔則訶譴妾媵安人
常及以微詞解紛順適其意宗戚鄰里部曲輿隸皆誦其

賢仲初迎二老人就養華亭歲餘不幸承奉公即世母子
質鬻扶筭僅返能鄉安人自是家事一不掛口稟實而氣
和至老而未嘗擇飲食近藥餌淳祐九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以微疾逝年八十二孫男一人德之未冠拔胄解孫女
一女某年月日葬於潭江之原仲初赴荆門軍長林縣主
簿時余以書薦於大使秋壑賈公安人覽之曰他日吾松
檟間得若人數語足矣嗟夫吾衰也久矣血指之笑覆瓿
之譏每引筆行墨輒面汗心愧安人何愛於是文乎銘曰
昔從子今從夫善可書銘不誣

超師

師名宗超俗姓鄭世為莆人曾大父燮潮州判官大父偉
嚴州通守父昌母蘓氏禮侍孫女也幼為浮屠學寶慶初
元祝髮以囊山聞為得法於黃師後槩有住莆之國歡院
六年光孝八年俄主妙寂拂衣去最後坐囊山道場淳祐
壬子秋若知將終者語其徒曰吾八年於此盡散稍飾逋
負漸輕安得一佳衲傳吾心燈乎時師年五十三聞者未
信九月甲申果示寂僧臘二十七蘓母尚存師烏捕^捕之念
至老不衰預為規吉兆且曰他日樹吾骨烏座下弟子二

十餘人將以是月戊戌用其法茶毗竟歸於新邱師所得
於聞與有者其徒能言之余不能言也至於將滅度而尚
憂其寺已斃繼而不忘其母余能知之其徒未必知之也
銘曰昔柳子厚善言浮屠其說精^詰以釋貫儒嗟乎佛性
與人不遠柳言其深余言其淺

聶令人

聶氏望於晉江令人諱柔中曾祖崇武翼郎祖裕武顯大
夫父述武功大夫知和州管内安撫母恭人蔡氏既笄為
開國陳公之配相賓敬四十九年開國卒癸居十年從其

長子官宗印始不欲往既而曰吾去父母家久矣遂行至
則借居聶氏聚族戚甥姪樂飲俄而屬病以淳祐辛亥閏
十月辛巳卒於安撫公之堂寢昔誕育地也年七十九二
子增贈朝奉郎主管南外睦宗院壁故從事即漳州龍溪丞
二女長適故吏部郎官鄭逢辰次許適通判廣州宋應先
皆前卒二孫岐迪功郎新英德府真陽尉辛岩孫擬將仕郎
曾孫女一人增奉輜車返新第喪祭皆用家禮明年十月
辛未合葬於開國公之阡自余大父與正獻公善通家今
四世矣令人不逮事丞相奉魏國聶夫人甚謹如子事母

不曰姪從姑也雖席貴盛衣常澣澣濯食或餒敗順其夫然
不廢儉戒慈其子然不使過於溫飽閨門之內動中禮法
旁通老釋往往成誦卒以中夕露香肅拜至耄愈勤子若
孫皆敬恭事令人竣事候迺敢退增自解懷安丞不忍離親
徘徊膝下二十十餘年不調令人安之不以仕進督責其子
視猶子圭及鄭債內為郎外為監牧畧無欣羨意門戶或
為人侵侮亦夷然不校余觀令人持家誨子大意合於詩
書之儉易之謙凡今人之所謂朴野而無華者古之所謂
儉也退懦而無能者古之所謂謂謙也此固人道之所寶

神理之所福歟銘曰——守之勿使隳也培之勿使虧也嗚呼正獻之家未可幾也

趙安人

安人名汝偕係出濮卽南渡徙晉江太師和義郡王謚忠靖士瑀之曾孫武功大夫不猜之孫武節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善蘭恭人聶氏之女朝奉郎主管南外睦宗院陳增之室自丞相至開國皆娶於聶安人聶出也幼惠悟長端恪伯祖父知宗不廣愛之如及女子歸宗院丞相家法素嚴安人事舅姑謹以孝稱處妯娌和拊兒女慈待妾媵怒以

賢聞素羸多疾崇道久官浙右甫還里而安人伏枕語其夫曰聶恭人未葬吾瞑矣亟遺書吾翁勿泥風水家說遂卒淳祐己酉正月某日也年五十一二男長駿迪功郎新英德府真陽縣尉次辛孫二女辛孫與二女皆前天孫女一人尚幼後四年壬子臘月某日葬於南山之原初宗院以二親年高由岳江丞歸養不參選於堂者二十一年蓋學士大夫之意有非婦人女子所能喻者禦寇辭粟家人拊膺夷甫清談郭氏贖貨謝公高卧夫人托諷若夫同嗜好通肝鬲以靖退為飴密利達為極枯此儒仲德公夫婦

之事也宗院以貴介安人以宗姬行之不亦竒特而可錄乎銘曰——古者婦德不出中閨斯銘孰徵余女_岐妻逝者無還來者有稽

大學博士吳公

莆小邦而多賢牧以余耳目所睹記六七公其人皆儒者不能俯仰追時好鈞距探物情擊斷希名譽專以理勝勢誠服謫仁化暴而已郡人愛之有百年之思焉吳公濟之其一也公諱_安其先避五季亂自蘓遷樵居於城東八十里之固住高祖惟復贈朝議大夫曾祖仁祖祐皆隱君子

父衍贈朝奉郎母危安人少以文鳴鄉校入太學益知名尤長於策士爭誦習紹熙初元鄭公僑典舉得公卷擊節擢第十廷試中乙科授從事郎教授桂陽軍學環郡皆徇也公不鄙夷其人講切磨濯絃誦彬_林芳境有來學者地遠士貧或不能偕計吏西上公積餘廩裒衆力置貢士田焉秩蒲徑參侍郎_選授南豐_豐丞會故相余公端禮判潭州與湖南諸司合薦謝公源明拜冬卿薦語尤力詔與掌故丁危安人憂嘉泰二年除戶部架閣為侍郎王公邁所知四年除武學諭開禧改元遷太學博士改宣教即時權臣擅朝

公不樂官京師因悼亡請外添差通判建寧府前王公適
出守舉郡以聽詔選禁卒待調發舊比有犒吏不即白卒
諍語廷中衆皆失色公登時按籍散給皆肅然無譁歲旱
民相剽劫臺府檄公撫諭周行境內富者發廩貧者解力
郡以無事垂蒲請台州崇道觀以歸初公與章卿良肱同
在故府相善至是其弟良能拜中司上公自代俄參政事
問公所欲公曰食議幕之祿足矣章公曰吾何辭以白吾
兄遂需次江陰軍嘉定二年也五年陞舜時更楮法吏奉
新書甚峻公極論之曰民心向背社稷存亡繫焉開邊挑

虜敵曩嘗失其心矣奈何更持不恤之論行一切之政稽令
者誅大吏倡之小吏之迎合者和之臣恐人心搖而國隨
之矣別疏言士風饜墨宜復祖宗治賦吏舊法又舉公儀
休毛玠事以諷當軸之貪公素有美譽衆謂必擢館閣既
對不復留矣所親任公希夷時在詞掖先和對語公拒不
荅奏篇出始大愧伏江陰以邑為郡歲入尤狹賴船舶稅支
吾後改隸嘉興公請復之寬征嗇用以其餘力葺郡學貢
闈繕黃田閘溉田甚廣民欲建祠立石下教禁止詔行殿
最法而公為浙西郡之最七年除知溫州公喜治劇固請

小壘改興化軍先教化崇禮遜賓興命樂工按古鹿鳴音
譜以燕之初郡學曝書會士之隸上庠者公視如同舍修
蘆浦斗門終更乞主管建康府崇禧觀祠蒲改紹興府千
秋鴻禧觀雖老歲時家祭盥奠必躬與親朋為真率集以
觴詠琴奕自娛六月朔謁郡得疾輿歸夕終於寢年六十
九十四年也官至朝散郎娶同郡澹軒李先生呂之女事
姑謹持家肅前卒二子長垠通直郎知建寧府甌寧縣次
壯二孤以明年六月十三日葬公於固住東臨江之原公
清介恬靖出於天性少教學長官游所入皆以奉尊老均
兄弟身無私藏宅一區田一廛足以具饘粥庇風雨家無
留貲色粹莊言簡而遠若甚和易而有毅然不可犯者終
其身不汲汲進取歷二郡自下車一奏記時宰外比去不
再通名自謂平生無一毫僥倖之心亦無一毫僥倖之獲
常以此訓其子公之歿也李公方子狀其行後三十年垠
詔書史官劉某曰諸老盡矣君盍銘吾先人乎蓋樵有古
君子二人也吳也葉也余昔受廛於吳納交於葉今皆亡
矣葉公名武子字誠之與吳公出處大致畧同立朝中公
轅固也故時莫能好治郡陽城元結也故久而見思葉公

及見端平系召不至亦稍褒崇矣惟吳公卒於嘉定之季
墓上之題僅曰宋博士云示爾悲夫銘曰——即之如春叩之
造微德人之容吉人之辭及勇於善賁育莫支堂堂二疏
落落兩麾儒林循吏皆公優為今無班馬筆之者誰蘓溪
之東墓櫛蔽虧孝哉垠乎霜露之思守余三年其請愈悲
公不喜諛余肯傳疑咨爾後人勿毀茲碑

林貢士

林氏舊居朱紫坊先世仕當靖康文紹間有抗節死虜庭
者有罵賊死兵變者有為柱史而不屈於時宰者至長樂

通守零始居北郭君曾祖也祖天覺父璿皆隱君子君名
時字德成少善為賦與嘗齊名十九亞秋薦後一舉兄繼
之人謂二林如機雲入洛矣既而君五上春官輒不利兄
三薦六上始擢丙戌第君至老不屑就南廊試卒以淳祐
辛丑九月五日年五十八遺言寔我于城西北南豐院側
毋厚喪高家家葬以明年臘月二十二日君場屋頓挫閉關
蕭然配陳孺人正獻公姪孫女也與君相安於隱約君每
語家人吾家世世三積德然後必有興者姑待之既卒孺人勤
苦持家言不出梱而烝嘗伏臘男女婚嫁皆有倫緒卒以

辛亥二月四日年六十合祔以壬子臘月二十二日子一人慶龍女一人適宣教郎鄭垸孫男女各一人余幼與君俱從鄉先生方澤孺小君三歲相親狎也每歎君一輩行才名將君者貴顯為侍從或起家至二千石雖素出君下者往往皆擢科第致宦達亦有怠於自脩而善於自營遂以貨雄者猶之詭遇各有獲焉君藝高而不成一名行潔而不謀近利坐一室書園之枕籍螢雪間以死正射正御而終身無獲焉悲夫命也夫銘曰——君之才兮軼牧之與相如今無人兮誦阿房與子虛題其馬鬣曰貢士之墟噫

此志士所以有眊眊之恨而主司不得而辭冬烘之貴歟

胡藤州

公胡氏諱余潛字叔昭世為台州臨海人上世諱南仲者居太平鄉之黃奢傾家集眾捍劇盜呂師囊之鋒以身死難里人哀思之共寔於治平寺公曾大父也妣方氏大父諱彥直妣吳氏任氏父諱綬累贈宣教郎妣安人葉氏公襁褓而孤隨母適余氏東髮以行藝推於鄉前一輩皆願交錢相象祖弟兄尤器重迎致家塾最久既而席下弟子益衆然應舉猶用余姓者舊或告公所自出公瞿然即日返

本宗而更今名示不忘長育恩也俄首鄉薦登辛未第為鉛山主簿守章公良朋羅致之幕玉山久不治俾攝令丞逋賊滯訟刃解水泮夏潦夜至公避之驛樓向晨盛服精禱水去楼板僅寸許家人皆泣公不顧有緣棟攀木號呼者公命納之曰何忍視其先斃水退全活者多郡走書慰勞趣還邑人泣隨數里後公道玉山送迎皆然丁公黼檄公商義役先授薦書公自言未有尺寸勞且求豐任尉賢又迫蒲巽與之丁尋公亦薦分去為會稽丞諸暨闕令章公已持倉節與帥吳公格憲汪公綱皆曰無如胡君者至則其邑大治寓公或強市卑幼產奪還之秩且蒲憲已兼帥倉辟慶元府長山鹽場實留幕中余公鑄繼至以公廉勤類已尤見委任在倉幕七年多所補益如社倉惠民局積蠹實惠見之罷行於是京狀尚欠合穎鹽司援增羨常乞為減一削有司沮格公亦不願受徑注餘杭酒庫尹袁公韶謂人曰當為胡君了茲事遂班改知平陽縣以親嫌改金溪江閩盜作金溪為盜區矣所親多勸往公足馬疾馳求兵與食於郡守愧謝曰郡不自謀如邑何邑宿兵千六百餘人日費不貲常賦已預借至再歲公慨然告諭諸

大家曰留貨以資寇不若贍兵以禦寇然令不敢科抑也
暫貸以紓急可乎衆皆樂輸又請本錢於郡權權監酒以
佐軍費內平鬪訟外接事機躬視諸隘激厲隅總有鄧富
兩社團結義兵數萬皆精悍公抽還官軍以其廩與義兵
分布防守遇賊追勅所向輒捷招撫流移以漸復業始至
紅中滿郊未兩考田萊闢桴鼓稀撤戍罷推還本錢於郡貸
於民者理為新賦他人寸功必力言於上丞黃必大尉曾
勲改秩將校鄧克濟富梯等初授者數十人而絕口不自
伐帥李公壽朋漕趙公彥覃憲陳公愷倉黃公炳合辭論

公桑洲飛鳶沙溪暖水勦賊之功暴露經理之勞不報夏
旱公禱雨於仁政堂芝產堂梁吏民驚異甘澍果應士民
歌之比去贏錢尚數百萬且儲粟三千石備賑荒公書生
不能析利素清儉無錙銖妄費而已丁公守廬陵熟公邑
最會擢桂帥約諸司同以桂倅倅弗就復以帥司幹辦公
事辟或謂中書堂記公姓字久矣奚以南為公不荅至桂
海南黎寇宜州羅蠻弗靖籌畫尤審既盪定以次受賞公
亦不預諸司委攝外郡則辭謂其子曰吾起寒畯仕至外
郎望不及此將尋松菊盟矣端平初元辟知藤州命未下

起居如常然若忽忽不樂者一夕端坐奄然而逝六月辛卯也年六十有九階朝散即以子陞朝累贈某官娶盛氏贈宜人繼林氏封太宜人子二人太初朝請即秘書郎兼景獻府教授從龍某官女三人長適某官傳自樸次適韓輒次適王挺公有至性內行事母極孝既歸宗余氏子止一女公欲為命繼倩弗樂公諭以秋毫無侵自買田以助擇余宗當立者後之鍾愛女第一食必剖方巖王公居安嘗薦公云孝友聞於鄉里人謂實錄公少負俊聲長有美譽宜速成蚤達然登第已四十餘通籍已六十餘學高輩流而不得預於禮樂文字之選材周世務而僅施於簿書米鹽之間白首一麾假使臨郡其惠不過及於古籐斗壘而止然天於是區區者猶不公畀謂之何哉公歷六任十四五考貧不能歸仕越隅市屋小因居焉其逝也秘書君適歸應試誠訃聞跣足萬里哀動行路將母護柩反葬於山陰縣丞務鄉謝墅之原乙未十月庚申也後十有九年淳祐辛亥余典冊府與秘書同舍一日過余曰先墓之碣未立非緩也有待也敢以累君言發涕下昔文中子叙銅山府君以下柳子厚誌其先君先夫人六一公表瀧岡皆

不屬筆於人秘書顧謙吳而委諸僚友乎銘曰仕勿速
化乃不可以久祿勿多取留畀爾後賢哉胡公有德之言不
於其躬於其後昆英英秘郎進擢己未匪天勝人迺父遺子

大理卿卹公

卹氏之先仕齊永明中為顯族五季自湖之烏程從泉之
永春又徙安溪公諱迪嘉字惠叔少與弟秉嘉受春秋學
於鄉先生余公克濟見推高第遂冠鄉試登壬戌第調永
福尉激賞酒庫皆未上改武康尉先世松楸在焉公請清謹
至不敢與宗人往還教授潮州蠲學廳雜費之歛於士者

去教授融州為提刑及盲異興祭酒子既以職判薦尚未
深知公後聞其節守喜吾得人矣改秩知候官縣治尚清
嚴吏攬皆不便公又邑人梁成大在臺誅賄不獲嗾同列
誣公鐫罷知增城縣捍德寇保境去而見思秩滿京入京要
路或教公介醫僧可留中公謝不能部差通判循州以俸
金築城西隄二千餘尺沮洳患息循人名曰卹公提帥檄
攝惠州積弊蘓醒知新州郡亦大治除提舉廣東市舶兼
常平舶司例卷取諸番商者公痛革去崔丞相喜之欲刻
諸石公力辭崔公益喜除提舉常平茶鹽事以方嚴為人

所憚罷主管崇禧觀待次漳州侍從從竹湖李公薦公廉直
不畏強禦召除大理丞遷駕部郎官進對言立治之本不
離乎身心次論士風上問何以革賦吏公徐曰以身帥之
無不可者復罷為崇禧觀俄以屯田召疏八事而尤諄諄
於畏天命固人心振紀綱重節義改兵部兼國史院編修
官實錄院檢討官擢軍器監大理少卿復罷為冲佑觀起
家直秘閣廣東運判公歷琛庾兩臺南人素重公清德喜
曰賢監司至矣惟吏屬之寡謹者豪右之有過者畏公風
稜被旨攝帥清遠縣徒寇以入省地拒官軍為常一日猝

至殺縣令其鋒剽銳四出前不樂公者因謹言紅巾滿山
海廣左皆盜區欲以撼公去之公不為動益明賞罰審布
置慮上下羅峒勢合則未易平廼厚撫上羅以絕下羅之
援擒首惡俘同黨餘相繼敗降盡縱其脅從者初清遠戍
卒券食苦主將招接剋公令月就州同摧鋒諸軍支給以絕
禍根遂條上山前官軍民兵勞苦有差捷書聞朝廷嘉歎
或者又謂徭非大寇公所殺多平民上獨知之召對勸上
修身正心辨天理人欲界限時議者欲罷廣郡客丁錢公
曰湖廣諸屯兵餉繫焉罷之則不可郡矣上顧聞慰勞甚

寵每奏稱善語及財賦公奏郡計素狹臣以儉為之未見其害及徭寇公奏平寇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因言浮論謗傷狀上札付大臣曰卹某對朕詢廣寇其言皆有始末寇作之初或者張皇以其重其事及其平定又云多殺若著以浮議抑之緩急何以使人宜以大卿處之大臣乞宣付史館翌日上御經筵以告侍讀趙公以夫趙公賀曰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矣除大理卿淳祐庚戌春也為省試參詳官公晚入朝積中外之望又有主相之知少卻當列法從而談者妄疑公必居風憲竟以此不容罷以舊職提舉崇禧觀辛亥十月丁未以疾卒於寢年七十三積階中奉大夫安溪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娶楊氏柯氏贈令人男二人汲古從事郎平江軍節度推官學古登仕郎女一人後公暮年卒承直郎辟差兩淮制置司幹辦公事翁官壻也孫男二人孟宏登仕郎仲宏該致仕恩二孤以寶祐初元二月某日葬公於南安縣嘉禾里蔡嶺之邱山公無恙時過而樂焉曰他日吾歸於此矣公少清羸尚書楊公炳一見竒之有宅相之議或疑其寒楊公卒與女性剛峭寡合不蘄人知人亦鮮能知公者持身如玉

雪莅官居鄉無秋毫黠點時有賈公胡銅臭埒國徧文貴
仕公獨拒其謁苞篚亦不敢及門溫陵大都會朱門華屋
鈿車寶馬相望公未為廣漕前僅有弊廬在委巷出則徒
步一童負衣笈見者不知其嘗為郎官使者也蓋他人仕
官巧者速化貪者悖入公自一尉至九卿銖積寸累無券
外之獲自初筮至監牧方面冰清蕤若無俸外之藏雖甚
甚公毀公者不過病其太剛勁爾至於清白吏之稱則怨
仇不能改也嗚呼功名之世際其難久矣營平破羗宣帝
知之魏相主之也新息失侯世祖抑之梁松毀之也陛下

於公奎畫照昭回布之天下方之馬趙有璽書之贊而無
珠犀之疑矣然毀公者豈止一松哉卒於天子深知之而
不果用大臣力主之而不能庇不亦重可悲慨乎余繼公
為琛庾者覽公遺跡敬公雅操二十年間每以告鄭喬李
范游數丞相曰求竒才則愚不知求廉吏邱某其人也二
孤來徵銘余病且羸氣力不足以伸公之屈文字不足以
垂公之名姑撫其實而銘之曾大公某妣某氏大父某妣
某氏父某以公故贈中散大夫妣林氏贈令人銘曰—甚
哉世論之險巖也沒其善之大而撫其瑕之微也甚其事

之濟而人^{幸其}之危也然昔也惟敗事者蒙詆譏也今也雖成
功者亦洗吹也哀哉邱公之滯且疇也公性^避近俗余文^皆
時嗚呼千載而下覽之者無私愛憎則有公是非矣悲夫

鄭德言

甫鄭氏居後埭者皆祖侍御史伯玉德言諱侃侍御第五
子承議即叔僑之後於隱君良為曾大父圃為大父贈承
事即答為父孺人許氏為母初受學於元慶長出語同學
兒退三舍入試諸老生避一頭始以潛甫名取閩廣漕薦
後易今名貢於浙遂擢端平乙未第歷慶元府昌國監豪

右樸^口酒坊十五所有不酤飲於坊者輒困苦之德言白府
毀諸坊聽民自醒使縣郭有物力家各以高下歲認諸坊
息錢有差無物力而開酤者日認有差昌國行萬戶酒自
德言始也即第為豪右與主欲沮其議德言毅然不變至
今行之辟沿海制置司犒賞酒庫陳公嶺趙公以夫皆羅
致^圖幕城中貴寓能榮辱禍福人者非一族德言臨事問
理不問勢未嘗曲筆以徇人私若忤拂終皆慝服改秩如
古田縣未上趙公建公江制閩辟主管機宜文字治法征
謀悉謀而行軍府稱治除戶部架閣數月以風聞去差通

判泉州俄以太學博士召遷國子博士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權樞密院編修官向用矣會私試發策論師道大司成疑其侵已又以風聞去起瑞州蒐軍實修大政飾先賢祠繕使客館溪貫郡市舊為浮梁稍霖潦則病涉議改造石橋或曰郡去石遠德言卒為之郡人名曰惠政橋在郡年餘帑有美財朔望詣州學書院必進諸生講說然其為政常痛絕豪猾郡有治積為姦利德言急捕治則有又以風聞主管成郡府玉局觀淳祐辛亥閏十月辛巳卒於家年五十六階止承議郎前配趙氏宗繼姬繼黃氏舶使非熊

女皆封孺人男子策未冠歌鹿鳴於鄉初德言葬趙氏于興教里徑嶺之原為三窆至是子策母子以寶祐初元二月己未奉德言合祔距趙葬七年矣德言少苦貧萬里客游寄食於人及稍有俸祿則又疏重義嫁孤女卹窮姻交道尤篤其狗友之急而危身靡顧脫人於難而絕口不言有可書者性疎則直聞善則服有過必規知德言者愛之亦以此多迂未第時安晚鄭公一見器重遂客光範及官甬東鄭公方幅巾第門下客皆散者去惟德言過從益密論文聯句宮動商應鄭公每曰從我於寂寞者惟德言一

人及再相皆謂德言必有大遇鄭公亦以文字官擬之而
內僅為博士外僅持一麾以死悲夫余晚貳奉常語議即
汪君之林曰吾欲有言於丞相如不揖客何汪悵然曰使
德言在必能入卧內以告余以是知鄭公之親德言也又
知德言之忠鄭公也然士欲進說於相亦豈易哉自平甫
子開皆不能以頰舌挽回其兄况賓客乎使德言不去語
及時政得失人物否臧未知鄭公之樂聞否也未知德言
之終合否也悲夫余與德言居同村里人既號余德後村
德言又築室池圃自號村邊後德言罷郡余去國喜曰歸
有以娛老矣孰謂德言少余九齡而以宰上之題累瞞然
之叟乎銘曰士有抱負患相未知相知之矣迺擇弗施
杜登庸而滄浪擯富遭遇而徂徠危匪今獨然從昔有之
嗟哉德言吾將尤誰

人及再相皆謂德言必有大過鄭公亦以文字官擬之而
內僅為博士外僅持一麾以死悲夫余晚貳奉常語議即
汪君之林曰吾欲有言於丞相如不揖客何汪悵然曰使
德言在必能入卧內以告余以是知鄭公之親德言也又
知德言之忠鄭公也然士欲進說於相亦豈易哉自平甫
子開皆不能以頰舌挽回其兄况賓客乎使德言不去語
及時政得失人物否臧未知鄭公之樂聞否也未知德言
之終合否也悲夫余與德言居同村里人既號余德後村
德言又築室池園自號村邊後德言罷郡余去國喜曰歸
有以娛老矣孰謂德言少余九齡而以宰上之題累瞠然
之叟乎銘曰士有抱負患相未知相知之矣迺擇弗施
杜登庸而滄浪擯富遭遇而徂徠危匪今獨然從昔有之
嗟哉德言吾將尤誰

墓誌銘

禮部王郎中

寶祐改元五月壬寅葬尚書郎王公於郡南嘉禾一山平
之原前葬二孤諡於前史官劉某曰先友如鐵庵方公矧
軒王公皆往矣題宰上者非公而誰予情荒久硯塵寸許
念孝子之意不可孤故人之誼不可缺也迺叙而銘之
王氏自司徒公審邾唐光化中牧泉家焉傳五世至莆田
長官保隆始為莆人又六世至給事中晞亮給事生長溪

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五十五

墓誌銘

禮部王郎中

寶祐改元五月壬寅葬尚書郎王公於郡南嘉禾山平
之原前葬二孤諡於前史官劉某曰先友如鐵庵方公暉
軒王公皆往矣題宰上者非公而誰予情荒久硯塵寸許
念孝子之意不可孤故人之誼不可缺也迺叙而銘之
王氏自司徒公審邽唐光化中牧泉家焉傳五世至莆田
長官保隆始為莆人又六世至給事中晞亮給事生長溪

尉桂尉生奉直大夫潤之奉直五子公次也名太冲字元
遂擢嘉定戊辰第為潮陽尉邕州法曹盜陷鬱林官軍
駐貴州公白其逗撓帥下令濟師盜平歷湖北浙東提刑
司檢法官讞議酌大情不吹求小節目以留獄輕囚無慶
死重辟多末減丁母鄭恭人奉直公憂服闋知吉水縣問
政於楊公長孺楊公科條以告公採用之兵饑按產敷糶
官不抑價巨室樂從鄰艘踵至攬人舊操縣賦公籍其長
雄者以衆攬分隸輸各有差學舍素薄于刑臺陳公塏得
田六十四石以助政成邑耆口口君三異羅君茂良歌之

公初為補填數月考口口令臺郡薦留詔改秩因任蒲
三考桂帥趙公師口口經畧司幹辦公事宜卒擣城叛
張提刑琮往補口口公攝州叶力夾攻梟賊全城又攝
邕賓容三郡知口口州造城北浮梁以疾乞仙都觀知梅
州國用房口口東鈔益歲八萬籬外再收浮鹽千五萬
籬公力爭之奏記時相曰鈔益斤百四十錢私鹽斤五十
錢一旦使私販依鈔價鹽子失業愚恐新興之利不償供
億若謂失之於淮取之於廣猶肩背既傷而欲併虧心腹
也吏方奉新書不暇獨以斗壘小侯抗論撐拄後詔罷浮

監鐵庵帥粵歎曰梅州一伸申之助也知肇慶府盜奔出境
軍府稱治俄以趙提刑師箋疏罷趙去楊提刑大異繼之
與鐵庵直公前誣餘除大理寺簿遷大宗正丞賈湖蒲姓
求婚宗帥公曰歸明徃口乃欲婦宗姬乎婚案駁帖不可
得也輪對言陛下何不以太平責宰相以謹言責臺諫侍
從以富強責主兵財者次言東漢召處士魏仲英而仲英
曰後宮厩馬左右擢權豪可減去乎遂不行今君子屢招而
不至得無有發仲英之歎者乎上問孰為君子公奏如李
韶徐霖之類除考功郎中有未該負郎希遺澤者尚書口

口不與筆公書紙尾曰候奉常定范相宗尹謚歸口口口
議云公從謚而駁其議曰——普安建郎本出高宗聖斷范
將順之且今以此功歸之恐范公不敢安也時安晚鄭公
當國史宅之副樞公之言如此以郎班對言括田權契遣
使興利非便兼禮部郎俄為真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輪對條四事一正資善之名二近命二相葵辭
寵清之避事獨相並相謂宜早決三風憲之司於今尤難
牢籠甚若若正視貢蛇節帖中休拳空霜鵲宜養其氣以來
忠言四戚里內滿朝外接壤非祖宗家法次言臣頃考太

學秋賦參詳省闈論體貴精密今麤疎如括策體貴明整
今繁繁冗如經義詞賦當字字精粹今亦引語錄殆類方言
宜以有變之上欣納他日語大臣王某所論文體誠是士
或匿哀求試縮舉奉對皆執法不與以風聞去奉崇道祠
需次汀州以疾卒於寢淳祐辛亥九月丁亥也年六十八
官至朝散郎娶方氏余氏俱贈安人今安人吳氏二孤天
麟應麟四女迪功郎監惠州石橋場林公皎進士李某黃
某林某其婿也長女前卒二孫儀子國子應麟以裡霈儀
子以遺澤俱補將仕郎吳安人闔戶自誓字亦嗜學庶幾

公不死者公少發憤截髮讀書與長兄秉哲迭魁鄉賦以
聲律擅一世老猶留流落不偶予與臞軒以書薦之鄭公
贄卷有獨負天舉主一友我同心之句鄭公大喜曰今增
一舉主矣遂開蹟朝公素清淡不喜豐殖俸入奉親外與諸
弟共之南歸僅有田廬歲晚西上鬻其田以其僕馬身後
伏臘蕭然謂公挾貨以進者誤也惟里人知其不然予聞
之長老給事公長身方面高宗器之曰南人作北人生然
一生忤秦丞相秦死始召公亦昂歲有祖風晚遇聖主與
南宮棧奏預東觀記纂經惟瑣闥唾首還瓊矣迺亦不究

於用悲夫予觀士之用世者惟圓不以方以密不以疎也
公之卽吏禮也一事日可漏必拒不太方乎衆憚風憲而
含譏玩之意世重理學而排質俚之弊不太疎乎行遠士
孤立之意持一世絕異之論居衆人必爭之官縱使上有
憐才之意而公自無容身之地矣悲夫奏議表牋雜著若
千卷皆竒峭有氣體骨力惟詩別為友我集乃公手選選
於古書多貫通晚聞虛齋趙公以夫明易歸作易文變義
與趙公說相發明未成而卒鐵庵名大琮臞軒名邁公友
也銘曰——嗚呼公乎無叔文之累兮負子厚之詩有貢禹

之貧兮蒙玉陽之疑紛浮論之喧啾兮哀細德之險微四
方上下兮將安之公曷不來兮返故栖南山之南兮西山
之荔子丹兮蠔甘社酒熟兮雞肥曷不續九老之圖兮而
入八哀之詩酌公阡兮永決鏤予辭兮孔悲

左藏吳君

丁卯戊辰間余從諸生應公試鵠袍中見一生風度嫺雅
如玉雪揖而問之曰吾永福吳丙景南也生於丙午長余
一歲遂定交試必同案出必聯轡既而余先婚宦君擢丁
丑第就甥館於潮陽別去二紀癸卯君來倅甫始再握手

相勞苦向之玉雪者稍蒼黑惟談論意氣如昔君去莆不
復相聞余晚擯_居田間君仲子海墨衰來謁亟出問君安
否海泣曰先君以淳祐辛亥十月己丑逝矣治命以宰上
之碑累執丈海兄沅在潮守墳墓俾海踵門以請余不獲
辭君初補入已為學官西山真公所獎拔然白首仕官不
過主松溪簿教授貴州宰安溪長西浙漕幕倅莆惠二郡
監左藏西庫秩止朝散郎而已蓋君守道任渾澹然無營
治安溪有遺愛唐御史璘屢扳君於朝垂入矣唐去事寢
為畿幕稍近矣坐董秋賦場屋小闕而去後臺疏劾趙漕

去咎由崇賀矣丙何罪抵莆適大比言者猶以君籍口惟
在惠陽歲餘又忤部使者去安晚鄭丞相君同舍生也處
以京帑幾遇合矣竟以內艱去得年僅六十六曾大父師
勲贈承事郎父廷贈奉議郎母安人方氏陳氏前配柯氏
蚤卒繼柯氏俱封安人六男子沅海聯名庚子_曾薦沅受
君遺澤澧潮貴陽皆夭三女子脩職即善化主簿趙崇口
漕貢進士陳衛龍柯資福其婿也資福前卒孫三人女孫
二人君永福田廬蕭然於潮簿有貲產因葬於崇勝里之
竹山明年四月庚申也君在日顧松楸念鄉國恩弟妹奉

陳夫人安輿往來潮福君歿海繼先志不敢即安于潮余
惟前世用人或以行藝或以譽望或以資格選於里射於
澤宮策於天子之度者廷為行藝稱於宗族鄉黨聞於家邦
者為譽望合於聲言書判列四善二十七最者為資格士
有其一焉必甄擢必通顯雖左雄山濤典選裴垵崔祐甫當
軸不能廢也君於是三是者備矣然上不為卿大夫下不
乘一障以死嗚呼茲其謂命歟銘曰——不騰而上乃尼而
止君未嘗死君有美子

鄭君傳傳

君傳名巖少苦學能賦二十一薦於鄉二十七再以魁薦
五上春官不售或勸奉對南廊君傳浩然不屑益淬礪不
少頓挫淳祐壬子七月丙申得寒熱疾醫誤役投石膏湯暴
下而卒年五十一明年臘月戊午葬於尊賢里松門山娶
郭氏無所字以弟子孫為後既而庶出一遺腹子未晬鄭
氏之先諱守浩者梁榜登第牧新州母弟守約於君傳為
曾祖是生撰為祖撰生渭為父母歐陽氏世清貧君傳無
卓錘操寸管而已而內事父持家外接賓友上葬再世喪
下拊弟妹禮文無缺恩意甚備古者造士升俊必以行藝

以君傳傳修於家者言之行未完耶鳴於場屋者觀之藝未
工耶然鐵硯穿毛穎禿取禮部一名如登天嗚呼未嘗剖
璞則足而退人也猶可奮翼垂翅而死天也銘曰——宏弘
六十餘乃始奉對君傳傳之天小宏弘十歲吾銘斯邱覽者悲
慨

安撫殿撰趙公

國朝自裕陵後宗室始有擢進士至顯官者燕懿王五世
孫子晝冠大觀舍選為建支炎法從忤檜去國累召不至居
衢之開化遷西安與北山程公簡齋陳公友善終徽猷閣

直學士徽學生婺州通守伯昂通守生贈中奉大夫師展
公其次子諱希澣字無垢母王令人夢異人持幟掃室而
生公少苦學強記登嘉定丁丑第歷永豐尉邵武軍司戶
興國軍司理有告逆旅主人行劫者公辨其誣或殺營妓
六歲兒株連者衆公廉知隣女所為時母子同繫使伴婦
陰伺之得其情索兒環釧皆在女伏辜去為臨安府錄參
有廉平聲堂除淮西安撫司幹官嘉熙改元韃蘇暴過濠倅
闕制置陳公鞏鞏攝事或勸緩行雖戎師趙勝亦然公携
十騎直趨勝大愧道遇韃蘇追騎發一矢斃之越二日至濠

守將王世英驚喜曰誰謂文官怯耶敵鞬圍安豐陳公委公
督夏臯趙東軍閩亦遣余公玠與公同援豐入壽圍解改
秩知安慶府懷寧縣兼通判杜公果建西閩羅致於幕白
事都堂差主管淮西機宜文字豐及商察罕合兵號八十萬
圍合肥疆弩攢砲數倍攻安豐者杜公登俾指授選屬視
砲衆皆瑟縮公往無難色城中出奇勦敵敵倭散萬計寇去
杜公歸功上介白事密院督府為督帥言析浙江淮已非計
又析淮為東西愈誤欲採淮西非以江閩兼領不可又言
壽之存亡係豐濠安危入都為平章喬公左揆李公言城

堅而力分兵多而食少糧旋糴旋支楮隨印隨用國貧至
此而豪富擁高貲士大夫寶私帑非同國休戚之義宜令
各有補助除藉田令還幙朝論欲擢守濠杜公奏留遷司
農寺簿公素疑壽將李敏勸杜公留其子帳下輒亡去未
幾壽城叛淳祐改遷太府寺丞兼淮西制司參議官淮西
提舉時以武臣帥廬擇儒者佐之欲通金陵脉絡為江閩
別公之傑言安豐宜預備敵果至豐別公謝曰今歲言安
豐受敵惟公一人力薦之朝除淮西提舉兼參議加直秘
閣陞參謀杜公建江閩舉自代呂文德詣闕攝帥事軍無

宿儲萬口籍籍憤呂梃剋公密劾其不法奪帥權移馬司
呂麾下皆在合肥衆為公危之公鎮以靜除工部郎官韞至
德勝門公調取春鍾寶等敗之唐店王鑑至詔趣公供職
兼樞密院編修官自丙申渡淮至是凡八年入對上喜云
卿久在淮幕宣勞公言三邊創殘上流危急防江軍無統
把隘舟文具邊臣祖求錢糧邀公寬未有公爾忘私國爾
忘家者又言浙西軍貧口券宜全給新楮上問邊將多所
薦拔問邊備乞合江淮復壽春不改素論上令與宰相國
之公贊廟謨薦王安既復壽韞環而攻之衆方咎公主議

安死守援至敵去寇遁壽城至今屹立除度支郎官言殿步軍

多終身買閑京畿帥漕兵擇江閘湖卒昔各自廩今勅從
版曹增幫又百司胥史日繁卽第戚畹內諸司使臣官觀
局務冗職桂名遙領不一請置會計錄糧量出入議省并
兼檢詳戎監俄除檢詳仍兼相以憂去先序進私人以自
固獨不及公范杜並相邊事多以咨公輪對言韞利野戰
今能固水行舟我反不及既城濉家城三汊河口又欲城
徐城陳皆漢人教之欲伐其謀宜睽其心又言江上戎帥
俱戍邊備都重鎮乃無大將精卒何以鎮壓上問呂文德

何如公對文德可用但須駕馭除軍器監仍兼檢詳兼司
農少卿俄為真以風聞去提舉建康府崇禧觀仍舊職江
東提舉視所部旱傷高下發廩有差以殿中侍御史謝公
方叔薦兼知池州前公去國謝公疏也後知其有方面才
力言於上人以此多謝公既視郡印新造戈船改蔡隘口
合兩司羨錢糴二萬斛別橋椿二十萬緡備賑貸調發又
買田百畝助廩士在廷諸公交薦除直顯謨閣知江州江
西安撫節制蘄黃安慶軍馬朝旨和糴三十萬斛時史宅
之典領於內幙屬欲趣辦希賞公曰奈何竭膏髓以媒身

乎撐柱久之沆滅其半進直龍圖閣增黃岡守備鞞哨瓜
步掠真陽獨公所部晏然訛傳蘄黃有驚警樞府委官來
援公再求罷不允所委官竟輟行俄又有自詭經理山寨
者公曰它寨改屬可也司空山一寨雖屬安慶距江僅二
百里用湓浦事力更累政營繕於今九年器械糧皆種副
閩供億亦奪付它人乎或謂相主此議公公曰不得其職
則去與它時敗事而去等乎力求去乃召公以朱申代之
除大理卿猶為廟堂言二閩當合但非距黃遠只當以九
江帥守兼昇閩參謀就近接應制置吳公淵果辭二閩卒

不果合山寨仍屬副閫公力也除秘閣修撰知福州福建
安撫過家上冢散金族戚乃赴鎮待民平易有卑抗尊幼
犯長者不施扑令以家人禮百拜自贖有叔姪爭遺珠久不
決命毀珠於庭惟馭吏不少怒部內臣巨猾主民訟持吏短
長者皆知姓名捕治其餘尤皆掃迹前帥陳公嶮濬河內河
六百餘丈公又濬外河修廣倍焉舊戰艦有赤馬白鷄公
更造千石舟高大倍焉以積楮八萬緡儲粟平糶火災書
焚室施實惠數月間公私廬舍復舊秋夏旱四郡尤甚寬
租勸分招販蠲稅累疏牋天詔航京粟二十萬斛入閩全
活一路尤溪峒民保聚命幕僚開曉禍福即詣帳下謝罪
奏官之公素強健忽得疾治事閱文書如常米艘至尚且
區畫賑贍暨勸省慮嗇神公不以為疲取圓覺經繙之書
靜極則覺四字於几乞致其事除右文殿修撰辛亥閏十
月甲戌卒於府治年五十八謂聞上近臣趙某究心火旱
遂死於職可傷也娶令人鄭氏先公十九年卒一子與積
迪功郎南陵主簿執喪盡哀顏色哭泣觀者感動四女長
適承奉郎呂奉亨次適登仕郎楊紹文鄉貢進士嚴潤老
幼惟未行者存惟長女泰亨亦前卒一孫孟贊登仕郎寶祐

改元正月乙酉與積葬公於江山縣之松山公自脫選十
轉至中大夫八以邊功二以年勞自藉令十遷至九卿皆
以勲業自致不假寸援性孝友甲辰禋霽任第希口丁未
又任兄子與稊或曰如稚子長孫何公曰弟姪年長當先
之傲文正范公遺意買田為義莊命僧出納以享先贍族
病中書規納之末戒子孫謹守勿墜其持身清苦服用朴
素飲膳菲薄門無苞苴室無粉黛却江閩迂新中金千星
楮十萬暫攝合肥晚鎮長樂皆積鏹鉅萬遺後人養兵饗
士庖酒一肉不妄費及解麾鉞惟書萬卷自隨視它貴

人獨無厚藏曩予與公聯事江左嘗評公勤練廉儉人也
昔典午氏以虛誕饜侈之士當事任平居不辨馬曹者有
之任笏觀山者有之碎珊瑚探牛心者有之臨難委師勸
進者有之倒持手板者有之敗事猶求玉帖鐙者有之單
舸載書畫而走者有之其真能為江表繫衣冠禮樂之脉
者祖謝陶庾數公而已祖枕戈待旦謝履屐當任陶解木
儲屑庾噉薤留白公大節細行逝之夫事以勤練成以虛
誕壞財以廉儉聚以饜侈散不易之論也故予於公死生
周用捨之際重有慨焉銘曰在昔西京文武彬彬雄論

卿將曾不數人慶歷盛際西北口口起塵口杞之歎憂刑先民
顯允趙公秉暹十春攢礮七飛矢及輪公褐寬博公膽
輪困淮江既清授鉞於閩知柔知剛——有勇有仁歛藏
英銳壹意拊膺謂歸衮繡謂畫麒麟天乎奈何奪此寶臣
維令勲舊如星向辰又弱一个朝野悲辛長樂之都衿佩
說說祠公於校去思如新金石有壞銘不可湮

陳惠安

頃余按刑江左檢法官陳君紱護印至境上始見色謙而
和若無以異於人也言訥而詎若不能出於口也既稍親

密聽其緒論見善稱揚若自己出聞惡感額未嘗忿嫉余
歎曰君吉士也及覽牒訴察其擬筆傳經而不膠紙上之
言析律而深得法外之意又歎曰君仁人也既而君先以
薦者改秩去余兩入朝君終無一字余去國為君農君書
問無虛歲余愈愧伏曰君歲寒者也俄而君之君子以書
來訃曰楸伯不孝先君以淳祐壬子十月庚申卒於惠安
官舍且死曰知我者後村翁汝往謁銘按長樂陳氏以營
田郎官俞為祖四傳至見堯以累舉恩授初品官生樞詹
榜終莆田丞生寔國子進士贈承事郎君考也妣林儒人

玉堂林卿出之女兄君字若晦未冠而孤受學於舅氏知名場屋連蹇不售擢寶慶丙戌第年四十六矣調興國尉泰寧簿家雖栖遲十年始為韶州司戶兼法曹掾以廉平稱攝仁化樂昌二邑在樂昌祠濂溪程朱於學士經指授後多策名士兵乏食君自郡航俸米以給比去上羨縉于州再調憲幕事數使者皆愛君重君知惠安縣其治以撫循安靜為主初若寬緩然志慮惻怛邑人信伏闕訟稀息歲旱君語其僚曰邑貧捨勸糶無他策迺捐俸以倡吏民響應得萬楮千緡自縣市至村灣各有糶局東斗門飢民

數百保聚君管其桀黠者三人發常平以贖皆帖然散去舊例取兩年前賦隸別籍名縣用錢君併入都簿奉養清苦家無留貲作成其士中庚戌第者三人邑益治君益矍瘁九日與其僚登高歸感微疾歎曰吾去歲本賦歸以早不忍去至此麾醫卻藥預為遺令勉子孫以學發身以儉持家自君病士民爭為祈禳既卒皆罷市巷哭得年七十二秩奉議即葬某鄉某原寶祐甲寅四月某日也孺人李氏丞相忠定公四世孫櫛尤賢淑二子楸伯能繼君志濡柏後從父黃岡令一女適進士潘覺先前卒一孫似翁為

選人時久滯苦貧然泉牧李公韶以攝局招廣漕黃公朴以郡椽辟皆辭不往嘗與廣州教官林勳約各掛冠以追榮其親勳亦靜退者今世號文章家比肩而立君顧以埋文屬余甚哉君之迂也曩余為清望官不能扳君於朝今既退老成一秃翁廼欲以無能之詞托君於千萬世甚哉余之迂也銘曰——人疾馳我徐驅老銅墨勤牧芻穀饑荒芟董荼糴佑平菜色腴微令君僵路隅身奄忽詆歎歎官雖薄賢可書為此詩口和薦手

林景大

景大林氏名演世居莆之江上將仕郎繼道曾大父也以樂施稱贈宣教郎夙大父也散朝散郎平海軍節度判官兼南外宗簿起初父也母李安人高州使君悅仲之女宗簿擢乙丑第景大少苦學有聲鄉校秋賦輒不售抱負鬱鬱無所發常自感慨惟宗簿公見其文必曰吾而齒宿而意新尚可勉入溫陵幕始以曹子補入年四十七矣私試屢捷聞宗簿公屬疾棄歸治命謂日月逝矣今受遺澤景大素友爱嬰于猶子棟服闋坐學不試則已試必中己亥舍試辛丑壬寅公私皆中尚虧一簣甲辰省試既取矣以

謄錄字誤黜歸營一丘若將老為同舍生鄭君玠西上力
挽同載一戰而捷陞上舍生赴廷試景大為諸生時屢扣
闈上書論天下事及對空臆萬言指陳無隱以此屈居乙
科例得陞甲教授梧州不以荒遠鄙夷其所以新美作成
之者甚至又條敷鹽權契回易權攝之類為民患者以告
帥憲不曰冷官當清談而已秩滿不俟代奉求遺書檄去
官橐無南物僅終麻屨再游湖南提舉茶鹽司幹官迎吏
且及門得疾初不至甚及疾盛食鮮遂以寶祐甲寅正月
丁酉卒於寢年六十九娶貢士陳君汝揚之女三男楠某

其一女楠等以其年四月己未奉柩葬于某里之權山景
大事父孝父弟潛沂及女兄弟有恩棟今嘉為永嘉法掾
自南渡再興大學以三舍法造士行藝攷於有司譽望之
於平日益有朝解褐而暮為學官者其後仕進稍艱文法
益密有司所取或未愜多士之論平日之譽或不合一時
所好雖有符融郭泰何蕃歐陽詹之流皆駢肩抑首參侍
即選而去然則景大以成均前廊在集英高等而老死選
調無愜也銘曰君號養吾翁浩然者素周充仕雖晚猶
賢速化數雖盡不與死終

趙教授

福清距莆田百餘里余甥館在焉間遇其邑士若民多談
縣大夫然否惟賢趙主簿不容口自端平罷縣稅簿無兼
局吏卒數輩皆棄去破廨三間寂如僧坊君居之甚安對
客為清遠之言若不以事物嬰心者然歲飢於勸分尤盡
力過軍擾瀕海君言於帥且下令築約豪右或請歲輸百
萬買糶某處蒲魚之利君言于漕行此漁業之民皆餒死
矣帥漕俱納其言余由是愛君重君遇當路必誦君賢人
見趣不同余氣力又薄終不能為君輕軒再轉為漳州錄

事參軍左翼軍捕海寇送郡獄將貪功吏納賄援不分首
從法君爭曰此可施之山賊鯨浸中遭掠逃生無所有足
矜者吏猶謂驅率未行當徒君又讞曰此為驅率者非為
被驅率者傳以脅從罔治之義臬臺是君議悉原之郡以
早禁世米鄰郡居民受庸南歸者各負穀一籠吏欲拘沒
君曰彼越境而南歸歲勤動所得忍扼吭而奪之乎白郡
還之民有執某甲盜衣者吏詰曰若衣主絹此練絹可執
乎失者曰彼練吾衣矣君使拆衣縫有主名花押失者迺
伏傍境官戶有強佃龍溪縣學釋菜田者郡以委君君奮

筆歸祊郡人賢錄參猶昔邑人之賢主簿也惟清謹以簿
權丞有常平附簿錢州倉支軍糧有教前錢皆卻不取余
與君會口口福清丹見于莆別數年矣一日有墨統錄通謁
者視口口刺曰延平鄉貢進士趙珪既肅入問其家世盖
君之子亟問君起居愴然曰先人去漳調潮州教授未上
以壬子九月十八日終於家年五十八秩止從政即且袖
君季父恬軒先生懽所狀君行泣然曰先人待君銘而葬
余為感動於是恬軒八十三矣狀君累三千言讀之知君
一門之雍睦也自尤溪至莆皆崇岡峻嶺珪觸熱重趼往

返八百餘里而來求銘又知君諸子之純孝也按趙氏世
為尤溪人高大父元德始由龍溪遷石門曾大父椿祖石
門居士起父湘泉先生綱與恬軒齊名君諱阜字則平以
甲午鄉賦擢乙未第知舉真文忠公稱其賦有古體既仕
竹湖李公毅齋鄭公鐵庵方公皆薦君廉退校文于建太
守實齋王公寓貴意一徐公皆獎君藻鑑在漳章趙二牧
皆薦君改官徐公晚居廟堂竟不能板君于朝豈執政不
足於力耶抑君命使然耶初朱吏部尉尤溪文公生於尉
廨後克齋石公出宰執學為傳心閣以祠周程文公記焉

石門於是時已知所宗師矣至湘泉兄弟白首固窮守師
說不畔時號尤溪二趙復齋陳公來守延平作道南書院
聘梅塢林處士羽為堂長湘泉命君往師焉復齋於諸生
中獨稱君清明秀敏期之甚遠嗚呼以君之聞於父兄講
於師友者如此賓師之任旃屢之選也而老死於郡文學
惜哉夫易盡者身也難磨者志也有餘者德也不足者位
也君何恨焉君前後配皆陳氏相繼夭四子瑤貢于鄉次
璞次福翁薦翁女適胡一振一振前卒諸孤以甲寅十一
月某日奉三喪合葬於鰲峰之麓與湘泉塋相望銘曰石
門至君世洛學仰承先儒俯淑後覺使借玉階使侍經幄
可以批九淵之鱗折五鹿之角惜其有山澤之癯無雨露
之渥天道逶迤儒効迂邈食其報者其在瑤璞

石門於是時已知所宗師矣至湘泉兄弟白首固窮守師
說不畔時號尤溪二趙復齋陳公來守延平作道南書院
聘梅塢林處士羽為堂長湘泉命君往師焉復齋於諸生
中獨稱君清明秀敏期之甚遠嗚呼以君之聞於父兄講
於師友者如此賓師之任旃屢之選也而老死於郡文學
惜哉夫易盡者身也難磨者志也有餘者德也不足者位
也君何恨焉君前後配皆陳氏相繼夭四子瑤貢于鄉次
璞次福翁薦翁女適胡一振一振前卒諸孤以甲寅十一
月某日奉三喪合葬於鰲峰之麓與湘泉塋相望銘曰石
門至君世洛學仰承先儒俯淑後覺使借玉階使侍經幄
可以批九淵之鱗折五鹿之角惜其有山澤之癯無雨露
之渥天道逶迤儒効迂邈食其報者其在瑤璞

墓誌銘

雪觀居士

顧夫人名靜華自號雪觀居士故國子博士杞孺人林氏
 之女配山中趙君庚夫字仲白生志仁及二女年三十四而
 寡及見志仁擢甲科第四人掌宣城書記迎夫就養以嘉
 熙戊戌四月四日卒於官舍年五十三其年臘月十九日
 合祔於甘露之阡初博士公詞章名天下夫人於百家傳
 記至老佛之書多貫通古今佳文章悉成誦儒生精博者

村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五十六

墓誌銘

雪觀居士

顧夫人名靜華自號雪觀居士故國子博士配孺人林氏
之女配山中趙君庚夫字仲白生志仁及二女年三十四而
寡及見志仁擢甲科第四人掌宣城書記迎夫就養以嘉
熙戊戌四月四日卒於官舍年五十三其年臘月十九日
合祔於甘露之阡初博士公詞章名天下夫人於百家傳
記至老佛之書多貫通古今佳文章悉成誦儒生精博者

不能及落筆辨麗不費思索自成文采士大夫以翰墨自命者無以加也余先君侍郎族父尚書與博士同年每曰晉人稱王夫人惜不使朝士見如雪觀才惠慧非獨閨門之秀真可論事殿上矣仲白沒志仁尚總角夫人忍貧自誓無不堪之容延師於塾程督甚嚴科舉外教以義理之學又十四年而志仁成名其奉大對析理甚精抗論甚忠有譽於天下甚蚤賀客至夫人亦無甚喜之色志仁為大理司直始脫選乞上還口口口榮二親詔其可請贈山中宣教即雪觀孺人異恩也志仁既未論言扁其冢舍曰錫耀類

堂又泣謂余曰先母之窆僅書世係卒葬年月于坎銘則未也敢以請余亦泣曰夫人吾友之令妻吾里之貞婦吾先君先太夫人之所視猶子者也敢不敬諾然哀病累年不克為余病少間志仁請益力語益悲余觀古列女才而賢者蔡琰班昭二人而已皎詩高出建安七子父邕賜書四千卷世亂書亡皎追記四百餘篇手送官悉無繆誤才賦則才矣而好節有媿昭兄固作漢史八表天文志未就昭續成之其論諫著述世以為典訓賢則賢矣而子穀無聞能與昭相論難者夫妹曹豐也生為昭撰集遺文者子

婦丁氏也穀於是媿於其姑亦媿于其內矣夫人節全於
穀有禮宗之風教同於昭食義方之報志仁之所以植立
而顯揚者亦非穀輩之所敢望也余三十三而銘仲白六
十八而銘夫人是歲志仁以奉議郎通守泉州兼南外宗
正丞女長適進士李億億前卒次為尼孫男若瞻國子進
士孫女四人銘曰——懿哉夫人之為母也雋哉志仁之為
子也然富貴腐鼠也王侯聚蟻也夫人之望爾也蓋在此
而不在彼也夫必敢言如元城也口口如君倚也能繼二
子之賢然後有以濟二母之美也勉哉志仁之不可以止也

惠州第

處和名克剛先君先魏國林夫人之第三
自先^大父叔父歷館閣先君至侍從處和接奕世文獻用
先君遺表恩入仕初筮長溪東尉邑去州數百里與溫接
境盜出沒其間比處和去桴鼓不驚再轉潮州推官先後
牧守賴其婉畫去為泉州錄參畫心業^叢棘因無怨言素拙
身謀在潮獲常負剡二至泉又獲其一處和笑曰安從得
職剡耶初處和^先州角先君命出拜鄉達陳公意若屬之
者至是陳公拜秋卿慨然剡上太守文忠真公亦曰其伯

兄久從吾游合類非吾責乎由承直即改通直即知沙縣
二稅銖寸以上州輸邑計仰鹽而已牒訴尤繁處和以勤
儉扶積弊以公恕平兩造醜餽通鉅筭稀桂帥辟通判靜
江府以親辭養辭監左藏西庫秩滿擢提轄文思院會帑
吏亡金同寮三人其二有與主獨坐處和怡然不辨出倅
福州未上擢知新州改循州皆以親養辭求為福建參議
官入幕數月丁魏國憂素豐飢美髯及卒哭羸瘠斑白見
者不能認練祭則皤然一翁矣免喪余以大蓬召年已高
不欲出念處和久困遂行安晚鄭公當國迎勞曰某再相

之初板後材自助而不至今已更闌客散矣余曰遠來有
求於丞相爾鄭公問何求余曰以愛弟累公丞相奏以處
和需次知惠州未幾余先逐鄭公雖薨余至黨論廢處和
欲辭麾乞祠余曰兄弟罪不相及也有旨免朝辭趣行余
率子弟餞飲南山寬作兩年別爾處和行至海豐見村民
數十百輩纍纍若就逮者呼問之則曰官點集吾曹為新
使君擔夫處和曰吾行李不能數篋安用此為答縣吏盡
縱去于時久旱甘雨傾霑至郡反禮例二千緡於公帑輟
未製供帳絹二百足以造祭服新旂幟事提大綱獄酌大

情不以小慧小察為能惟吾告訐禁枝蔓犯者不少怨歲
旱運廣米平糶教民乾種烏龜運行數十里無人烟號曰
盜尾舊戍久廢廼築新基外為土城環以塹請於師增推
鋒四十人戍焉創惠民局病者如有醫藥以謁學例卷助
學釋菜始有祭器作豐湖書院例四齋前為夫子殿後先
賢祠以丁鈔例卷買田養士始至帑庾赤立人疑不可為
處和覈滲漏量出入削苞籬省厨傳自奉如窮書生或謂
其過于清苦荅曰吾積至萬緡則諸邑寬剩鐵醋息錢可
罷矣瘠一身以肥一郡庸何傷寬剩者取之二稅之外醋

息者取之訟牒處和方議革此二弊俄得瘳下之疾比屋
薈燈祈安蒲節猶與同僚小集越三日始伏枕然治事如
常手書兩幅屣畫身後不少亂左右問無數字訣後村乎
曰兄老矣勿攬渠抱易簣尚延郡文學至卧內再捐羨錢
千緡增學舍翌日終於州治^年五十六寶祐甲寅五月甲申
也秩止朝散即始死官吏士民相弔將發空巷哭送其柩
反柩於家娶趙氏贈安人前二十四年卒二子埜桂皆力
學埜當受遺澤一女為尼孫男三人尚幼十一月壬寅合
葬於北辰阡遵治命也余兄弟少而不天惟同事魏國之

日長不幸無競夭魏國薨每與二季誦君子三樂之言相對悲慨自南來者聞處和強健則喜聞郡人稱其廉白則大喜涉夏疾動書來猶不言病而以來艘至郡為喜烏呼處和慮其兄之憂而諱其身之病緩其身之病而急其郡之飢語之土木猶當流泣况天倫之情與郡人之思乎處和由王轄一閑十年祿米不繼其所以能增汾曲數椽闢郭外二頃者蓋其性儉約攻苦食淡居則充薄貲為中產仕則化凋壘為富州其道合於易之節老氏之嗇豈有他謬巧而然哉昔周嵩自評仲仁伯智不如叔洎王子敬與

諸昆詣謝安客問孰佳安曰小者佳客請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余平生以言語文字取禍無敬所至亦以操持擊斷多忤惟處和謙厚不矜露坦蕩無喜愠是固家慶之所鍾而世法之所宜也而年與位俱出余下悲夫雖然使五筦之人皆知嶺海有廉牧守處和持此有以見先親於地下矣若夫世係見於水心葉公所作再世隧碑不復出也銘曰親之孝子兄之順弟里之善人國之清吏汝歸有辭余銘無愧

顧監丞

甫多舊族顧氏尤著君謀名孺履君謀字也於口口口大
夫迴為五世朝謝^請大夫端智為高祖承節口口口為為
曾祖處士清為祖贈奉直大夫幼強為考口口口公前輩
耆儒席下諸生常數百人嘉定庚午與口口口同貴于鄉
辛未君謀擢第調潮州戶掾未上丁口口口恭人憂歷高
要主簿陽江令丁奉直公憂為口口口口平兩縣令用薦
者改秩僉書江陰軍判官廣口口口口主管文字監左藏
西庫知英德府臺閩交薦口口口口口兼安撫都監召奏
事擢軍器監丞以風聞口口口口口武夷山冲佑觀寶祐甲

寅閏六月庚辰以口口口口十五秩至朝議大夫娶宜
人謝氏惠安人前二十一年卒六子紹午端平戊戌進士
歷程鄉主簿蚤夭紹庚新會尉紹申後伯父通守改名介
孫為番禺主簿紹申將仕郎貢於漕紹成以遺澤擬登仕
郎紹子未冠五女長適高要主簿林祖德次適英德府法
掾方大年其三尚幼孫男二人孫女三人外孫六人諸孤
卜以己卯七月朔乙未襄大事于烏石之阡與宜人合祔
而請銘于余君謀傳家庭義方有場屋^後譽然性行平實
才力精練治三邑皆可紀尤為南平人所思繇計幕司京

帑將開朝蹟矣適哭紹午乞麾而去至英飾夫子廟新試
闡教民陶瓦易茅以辟火災郡人祠之至今海南無白米
斛折二十餘千君謀庸錫其侏估民大悅先是牧守不能綏
靖召戒禍激變縣鎮鄉團蕩為丘墟君謀至開諭黎蛋責其
自新皆叩頭感泣俄而西黎涂白峒覆出君謀聲其罪俾
東黎率諸峒討之遂俱屈服經畧使李公曾伯上其功狀
於朝乞轉兩秩與監司差遣訓詞云爾牧瓊臺黎氣未帖
一綏懷激勵間使之腹敗枝披投戈請命晉陞一秩非朕
私畀李公謂賞未酬勞乞以身所轉一官巽君謀不報劇

盜烏流鱗次久為海道患若依外國為窟宄朝廷名捕莫能
獲君謀設奇書擒酋黨數百人都曹議再增二秩君謀素
善陳公顯伯及余萬里遺書曰某以過海賞當轉元士矣
年高恐死海外請毋轉秩生入玉関可乎陳公適與余同
立螭相率堂白遂躬予環之命君謀入對頗條時弊而諫
湖寺土木尤切時余與陳公皆已去君謀暫留亦不能久
烏呼以君謀之賢而外止二千石內止於一職事官悲夫
念昔待罪廣漕君謀為寮察其持論至平而止決訟寧恕
無已甚諸人或露才揚己君謀居其間如不能言余以是

知其存心之厚也長有過必箴切人有疵則掩覆然未嘗
 漏言余以是知謀人之忠也嘗謂瓊堯者皆厚君謀惟有
 宅一區郭外之田僅及中人之產余又以知其律身之嚴
 也與人交耐久曩余三入也不加密後余三黜也不少疏
 白首還鄉方將修蘭亭洛社之故事君謀又少余三歲孰
 為其先余而蛻乎君謀晚節酒邊頗以紹子及三女未成
 立為憂余曰君學士大夫也奈何有持姬女指季豹之難
 古人有托子於其家臣及其友者故有存趙孤者嫁阿騫
 者君不有四丈夫子列臚仕乎暮子穉女諸郎之責非君

所當憂也君謀為之一笑銘曰——顧侯恂恂不出口及
 激而奮勇過賁黜出掃氛稜海無狂瀾入諫——木天為君
 霽顏材無不宜用有未盡惟銘不磨可以著信

何君伸

嘉祐己卯余歸自江淮閫幕里中耆舊尚多相與——飲予
 於復齋陳公之月樓酒酣陳公語余曰吾近得一詩人余
 曰豈江湖社友乎陳公曰非也翌日余見陳公復問詩人
 安在君出揖一黑瘦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曰君讀書多落筆工逢掖中未易得見乃着短後衣從事

於轅門乎君曰何氏四世於此矣死靖康勤王之役者
曾大父清也以戰功宣差步軍口口口使者大父德也以
勇力為大校者父華也其幼嗜詩書大父請其不武始捐
書習馳射擊刺之事而舊讀皆已根着于心至老不忘遇
感時傷事憂憤激切必於詩焉洩之自開禧後邊隙開虎
符數調郡國兵某請行口口不省每春秋都試弓馬外輒
陳詩以自見守將口口口王公亟嘉賞而不能用令今憊矣
無能為也余歎曰人世有此士而余不知蓋天下詩人生
於荒遠厄於口口口與寒蠶俱鳴與朝露同稀者多矣常
記君在心口口口口鍾愛一子初筮建康總口口口曰吾擇
可與吾兒口口口者莫如君子後果以廉稱至郎官監司
然君暇日登治城訪新亭意多感慨吟益悲苦竟客死建
康嘉定壬午九月五日也年五十六陳公痛惜以紹定辛
卯十一月二十日葬廣化之寺之中峰配張氏繼陳氏口
以好施稱君沒余始識謙察其奉母孝事主忠父子皆義
志義人也謙詩視乃翁尤組麗精密初陳公諾謙作埋文
及斬板公不及見矣後二紀謙乃以屬余昔者白石之歌
詞鄙而義拙五噫之詠寂寥而簡短一遇口口史遂傳於

世君詩殆不減餽牛賃券之作而余又口口非子長蔚宗
之比悲夫君初名俊後改名口口口口柳翁銘曰昔
徐光祿馬兜書柳柱學頌詩千載後君似之三大字義取
斯陳公禮劉使碑

楊監稅

余少為靖安主簿及事江西計使吏部楊公時幕中有二
李國錄公名誠之司直公名燾賢聞一時公不以余齒幼
名微羅而致之二李之間余後稍自植立皆公發之公諱
楫字通老所謂悅堂先生也初公口併哭子孫沒而生祭

者屢天門館既荒弓箕靡托念昔先人存孤之事誦事吳
如事主之言未嘗不齋而感慨焉余後自掖垣序有新監
漳州稅務楊君來謁問其家世公從子也出一編書公遺
文也余悲喜交集而君迫上日不少留及成滿余方執喪
君來吊廬自是久不相聞余晚自禁林序有登仕即楊真
走僕致函書且奉其乃翁行狀來曰先人徹殯而葬有回
矣真羸瘠不克要經以請公幸矜哀而賜之銘余愴然曰
君亡矣夫真君之子也行狀毗陵陳使君均之文也狀言
楊氏世為長溪人族居太姥山下君曾祖亞祖升父梓迪

即與吏部公同大父君幼聞吏部緒言內以族老畏齋溥
外以勉齋黃公幹為師淹貫群書于通鑑尤精孰中年場
屋頽挫見儕輩多假途侍右選取名第亦俯就焉抑齋陳
韡吏部口也建閩金陵載之後車蔡公範漕唐公璘皆論
薦至漳俸外一錢不取歸裝惟載漳蘭王侯璞章侯口任
又論薦然君官情已闌遂不復出朔望帥族子口聽畏齋
講四書仲春祀晦庵勉齋悅堂三先生于家徹俎行鄉飲
禮為歲儉穀貴先下其估救人患難終無德色蓋修于家
行於州里者如此其手揮七絃中散之高趣也探丸起死

中軍之妙解也詩律尤高有得庵集五卷多驚句與族之
俊秀為吟社遇好風月佳山水履齒印莓苔歌聲驚樵牧
盡歡而後已口口口口不怛口寶祐甲寅九月晦日卒於
寢年五十八明年十月庚子以治命葬安仁山喜祥鬱配
林氏一子臺也二女長適進士高幹次許適侍郎陳公昉
猶子未行而夭返槩陳氏談者美之余讀史愛馬少游臺
佟尚平之為人君庶幾為臺不遠三江九嶺以銘見託其
父子皆有可書者銘曰——一士涉世兮非一端修而壞之
易兮全而歸之難倚楊君兮老澗槃官雖卑兮氣則完彼

繡裳而跋蹇兮不如敗絮之温五鼎而烹死兮不如一瓢
之安嗚呼下不見吏部兮無忤顏

鄭垸宣教

口口樞觀文殿學士邠國鄭公起倫魁事三朝慶元該號
口口名執政仲子左司忤權相投散地端平親擢為口士
左司坐君名垸字純甫治周官旁通他經傳叩之疊疊不
竭如窮書生也自國初至南渡中間政事沿革世道消長
數大節目皆默識即之纚纚可聽君耆老人也君既佩服
義方而大母邠國夫人為玉山端明汪公之女母恭人又

小端明之女也耳目濡染皆兩家之舊事諸老之雅言終
其身無珠玉犀象僮奴狗馬之好架惟陳編几惟古硯垢
履穿兒者不知為貴公子既孤尤勤儉君外兄樞密潛齋
王公與余書問君何如荅曰君保家之主也寶祐初元十月
己巳以疾卒於寢年四十二初補承務郎遇璽赦及上龍
飛東朝慶壽左司以壬子恩回授參系轉宣教郎嘗與姻
家驪軒王卿邁有違言坐微累久不調驪軒晚而悔之將
銓矣而君遽夭命也夫娶林氏金紫公悅之孫貢士昔之
女四男泌以左司遺澤補將仕郎次淄次沂次渭與二女

俱幼三年十一月壬寅葬君於松嶺茅洋山之原必來謁
銘邠公諱僑左司諱寅世係見國史銘曰——盛德百世古
有是言絲樞至君偉僅三傳蘭枯玉折談者感焉河流西
來天道左旋君雖不年君婦甚賢君嗣森然相與勉旃

丁倩監舶

君名南叟字山父給事中丁公之子母碩人林氏莊氏給
事為御史時余為樞掾君尚州角供立親傍執弟子職貌
甚恭也年甫志學一銓而捷藝敏也終日助書端坐家塾
未嘗識茗枋酒壚足跡可數也余口口工部方為愛女擇

配余曰無如丁氏子遂諧姻好口口以父任受迪功郎太
平州司戶參軍未上丁外艱改奏承務郎監福州海口鎮
未書考丁內監艱調監泉州市舶務秩滿以疾終于寶祐
甲寅九月朔也年二十四娶劉氏三男錫老初長老家然
甫晬劉氏為門戶計又命君從兄汝振南一之子同紹君
後錫及是也一女未笄君雖早失怙而被服先訓內嚴憚
莊碩人外親矣婦翁粹然有佳子弟之譽不幸兩家尊老
棄去君翫寢荒於酒性復疎財視金帛如糞土余每規君
飲量增穀氣少非衛生之道又給事清苦成家且以勤儉

繼志君殊自若仕踰一紀未嘗叙年勞秩止初補給事有
遺表恩亦不汲汲自列蓋其氣宇宏豁規圖濶遠若將大
有成就者鸞方飛而鏃羽驥方聘而蹶是足可悲也夫明年
十月庚寅祔葬王口口口下大墓之左世系見給事公碑
銘曰——頽然而秀厖然而厚不貴不壽孰尸其咎在昔臧
孫強諫有後英英夕拜剴切百奏先諸賢鳴宜十世宥天
無不定將啟其曹

韓母李氏

李氏自承宣使畊扈從南渡始為閩人居城東城夫人諱

道康曾大父荀擢第終衡州法曹大父濬父國材贈承
信卽兄亮魁慶元龍飛武舉牧二州弟師武魁絕倫省試
初伯氏為夫人擇對以歸韓君永字昭父行義推于鄉自
號王陽翁夫人不以夫貧而事姑孝謹姑每曰吾何以報
婦夫耽書外不屑群碎夫人益勤生葺家水菽盡歡拊庶
出女甚慈嫠居二紀雖貧薄力微若不能自存然男畢娶
女有歸壘叔妯之喪為嫁女幼字幼女妹喪所天休夫人
以居汲賴以壘又收孤甥養之里人服其賢智始余以大
蓬召過岳江約夫人子科同戴載夫人勉科行曰是翁長者

可也至都不數月余逐^去午朝它貴人爭掃榻延斗斗曰吾
母命吾從後村翁翁去余留可乎即回挑包出閔從余至
家塾一日聞夫人體中小不安余泣辭去壬子口口口已
卯夫人年七十八矣屬疾三日而終斗口口口之歸不復
離膝下其秋往應漕牒還道順昌以夫人年高預求美櫬
載歸及門夫人已屬纊以其木殮人謂純孝之感斗猶以
不及侍疾為大恨余與斗游知夫人於六經多能默誦屬
文染翰如學士大夫然二子斗茲一女適進趙某茲以是
歲先夫夫人傷悼始衰男孫四人女孫二人夫人沒以十

一月丁酉葬以明年某月某日某山某原斗來請銘李門
闕光顯韓父子隱約而夫人安之視陋巷菜羹如華屋玉
食昔楊朴之妻以其夫之聘召為夏^夏種放之母不以其子
之授生徒有聲問為喜夫人平生大都有揚妻種母之風
矣斗字孔思銘曰友母之子銘母之藏斗也顯融自表
子岡

林經畧

故兵部侍郎簡肅林公在淳熙間號魁壘骨鯁之臣危言
勁氣視古肅汲公其仲子韓諱行知字子大少為學專苦

兩上春官不售父任為承務郎監德清縣尹部犒賞庫有能聲外艱免喪辛帥棄疾以醜局屈致力辭歷轉湖北營田司幹辦公事帥議復權湖魚之利又欲更酒政公皆力爭而寢秩滿奏記時宰言湖北義兵七萬餘人徒供里胥總首私役宜修教閱法紹興初營田歲獲二十四萬斛今僅及十之一宜修舊帥葉都承法葉都承者夢錫丞相也授南外睦宗院以從官執政薦靖退堂審除大社令遷將作監簿大理寺嘗鞠偽造楮幣之獄察知一囚之寬既而獲真犯者一寺皆驚火災求言公疏火失其性由諛夫昌

邪勝正所致朝廷以一人之言改舊章銓曹以一人之故破定法汚吏自陳而改正美官黃緣而倖得濫恩執券以取償此災所由興歟以親先丐外知漳州罷屬邑鬻鹽下車甫三月郡大治以內艱歸終制朝蘊家以漳人之愛公也復畀右符陞辭言比歲風俗壞廉恥喪膺重任者負國居方面者從逆縉紳謀身重於謀國學校圖利甚於圖名宜操名教以範俗崇名節以勵世留為司農寺丞兩浙饋餉滯留公言受輸出省限則費追呼之擾發綱夫春水則有淺涸之患宜嚴期限又言浙綱以地近不該賞郡縣官

有援者率規避而抑差簿尉指使之孤寒者宜均勞佚時
朝廷出親^新楮易舊民旋疑惑公被選行江浙也州未嘗謹
一吏罪一民而民間帖然順令薦無錫宰鄭之楊等十人
于朝知永州道改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常峒民或買省地
薄產縣吏抑充保正不伏格傷捕者來公謂曲在縣吏以
官錢贖回所買地劾去邑宰乃定新化峒豪奉姓者數員
固犯法公察其人頗知書呼至送石鼓書院奉悔前非還
擄掠公復遣歸峒口提點刑獄永州趙監嶽女死或訟趙
妾易氏實殺之獄吏謂易減女食致死以鬪殺律論奏不

聚問讀示公讞駁以聞委官別鞠會公改除轉運判官永
之官吏欲變獄情公移獄漕臺抗章自劾詔下易果不死
湖南楮弊尚未流通委官稱提他路奉行操圓氏口有虧
一錢而沒入其鉅萬貲者公歎曰愛民體國是一事士大
夫不當岐而二之綏寧衡山事丞挾令肆擾皆重劾吏乘
時誅求民設譎欺騙者皆峻治猶曰此末也遂移書廟堂
言界未滿而先換令甫下而旋變上自失信也入責錢銀
出用純楮官輕楮也盍反其本乎其持論如此以度支郎
官召未至除直秘閣知廣州廣東經畧安撫選避不俞行

至臨漳散遣迎吏拜疏乞閑上不能奪主管冲祐觀嘉定八年秋也復辭貼職後五年除舊職主管明道宮公資稟厚晚尤清健忽不疾而逝積階至朝散大夫其卒以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年七十一葬以其年九月二十三日墓在福清縣拱辰山宜人鄭氏西塘先生介公口之曾孫先公十七年卒二子長致誠奉議郎知泉州口安縣致廣朝奉郎知肇慶府三女長適承直郎鎮南軍節度推官洪搏再適宣教郎大理評事任永年次適通直郎知汀州長汀縣黃普次適某官知某縣鄭楊祖皆已卒孫男三人曰某曰

某曰某孫女三人公清苦過人在湖北幕積例券市百牛以助營田晚漕長沙別儲銅緡十萬以備緩急簡肅帥相四年公亦偏歷諸臺榭攝閩事父子相繼覺潭衡驛路六百里湘人德之所著有奏議史評通鑑綱條雜著藏于家余觀公平生有可以乘機會取富貴之時多矣攻偽學者速化公未嘗片語少阿時好故居中無超遷奉新書者顯擢公猶寬一分以壽國脉故久外不復入為南伯者必富公麾去牙蠹桃包而返故僅足無厚藏遵大路而不由傍蹊者也貴元身賤外物者也余少與公有連然未識面歲

在庚辰見公里第眉目聳秀紅觀雪髭質實而凝重一輩人也留語窮日夕間示余以所箋詩數則多與朱氏本義同余曰公亦宗攷亭乎公曰朱公經學妙處聖人不能易也况學者乎余因叩公見肅素賢朱公晚有異論何耶公曰吾翁有殊眷朱公負重名名當軸皆貌禮之內不善也及翁被夏卿之擢朱輟臬事而留俱出獨斷不由啟擬當軸愈甚知二人素剛不相下翁又新與朱公論易撐柱遂除朱公為兵部即二人果以不成皆去卒如當軸所料時臺端胡晉臣助朱排翁相則周益公也余觀近世士大夫

多以恩怨為毀譽其後光皇龍飛時事一新簡肅以次對里居方拜疏以周策免胡出臺為惜向使及慶元學禁吾知其必為朱公所辨誣矣嗚呼亦足以知簡肅之賢也公不以家學掩師說私隙廢公論又足以知公之賢也念昔辱公傾倒握手惓惓若見託以身後者公歿若干年肅翁奉故直龍圖閣復齋陳公必之狀來請銘公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贈大中大夫簡肅公諱某母某國夫人夏氏某國夫人聶氏世居長樂大中公始遷福清銘曰長樂建安嘗有異同及公談經多取晦翁紀慙太丘歆畔中壘必

如公者迺曰能子惜恒楮議耿介囊封謀身甚拙謀國則
忠晚辭閭鉞歸尋初服汾曲田廬洛陽水竹士欽其高民
懷其仁竟全此壁下從先人凡余所述皆公提耳庶幾南
薰有攷於此

劉後村集續編卷一百一十一終 六

丹卷續編

劉後村集續編卷一百一十五十七

墓誌銘

方采伯

莆巨姓推方氏自端明蔡公貴盛時已與為昏至君伯父
處士續與龍圖陳公宓皆壻於參預龔公之家君幼侍伯
父於隆乾間事及龔陳二家文獻耳目濡染歷歷記憶余
先君先夫人鍾愛仲女弟聞君早惠許女焉及館甥先君
不及見矣君事尊老孝謹處朋儕謙必與伉儷相賓敬終
其身不改度常以書卷自熏沐翰墨自陶馮有園數畝亭

如公者迺曰能子惜恒楮議耿介囊封謀身甚拙謀國則
忠晚辭閫鉞歸尋初服汾曲田廬洛陽水竹士欽其高民
懷其仁竟全此壁下從先人凡余所述皆公提耳庶幾南
薰有攷於此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十六

後村先生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十七

墓誌銘

方采伯

莆巨姓推方氏自端明蔡公貴盛時已與為昏至君伯父
處士續與龍圖陳公宓皆壻於參預龔公之家君幼侍伯
父於隆乾間事及龔陳二家文獻耳目濡染歷歷記憶余
先君先夫人鍾愛仲女弟聞君早惠許女焉及館甥先君
不及見矣君事尊老孝謹處朋儕謙必與伉儷相賓敬終
其身不改度常以書卷自熏沐翰墨自陶馮有園數畝亭

榭草口蓬蔥^憲菜几而墳籍備焉拳石勺水而仁智寓焉再
薦於鄉系上春官不售慨然有罷舉之志不幸女適劉氏
者先天余女弟繼沒君繼^既鰥始親箱篋碎細之事又不幸
玉立之子亦夭君悲傷慘戚歡悰益薄一語日語余吾老
矣失壯子家惟一孫未冠門戶緒業之重吾為此惧已自
託於縣官矣他日以懷也累公又徧以語親知余曰君方
強健碩諄諄如八九十者何也俄觸午暑訪余共坐水軒
踰時去與其友步月夜分而歸猶問家事乃寢黎明家人
呼之不應入戶視之溘然往矣若暴中風者寶祐丙辰七

月乙未也年六十配劉氏吏部侍郎少師公某之女子男
一人得一亦薦于鄉一女適長泰主簿劉文禮皆前君卒
孫男一人懷孫也其年十月庚申懷孫奉君及劉孺人之
喪合葬于延壽溪黿湖之原君所自卜手封墳室務為堅
固不可毀又謀築精舍未果君蕭散而博雅於器自先秦
至歷代古物於書自南北金石至竹帛竒蹟於畫自顧陸
至唐宋諸名手皆究極端緒鑒定品目不差毫髮他人藏
者率真贗妍醜參半君所蓄匱洗罇壘章草行楷丹青絹
素物物精妙皆可寶惜手自記錄付懷曰世守之其篤好

如此膏彙累朝宸翰及名臣遺墨為十卷號墨林貼帖未
刊者末二卷爾嗚呼天既斬^斬君一第使之老壽與龍眠居
士寶晉公雲子林周旋於筆硯几席之間以滿足其冷淡
之嗜好不亦樂乎而猶不然何哉君名采字采伯曾祖潤
祖駛特奏父思齊母趙氏淳熙即官伯适之女奕世俱稱
長者銘曰——遽遽然知其身之蛻也盛感然憂其孫之穉
也昔余聞之疑其戲也今余思之何其智也懷也善守之
勿失墜也

仲妹

余上世清貧先君嫁三女皆布衣後乃有登第者貢士方
君采字采伯之室余仲妹也幼為二親鍾愛君亦有至性
異於諸兒先君病君禱于佛乞以身代不愈創服^股雜^藏羹^藏
以進僕不愈君兩泣柴立及執喪不茹葷血者三年其事
魏國太夫人跣步不離左右寒燠飢飽必問榻襲調聊必
親里人以為孝女既嫁夫有本生重親君嚴之如舅姑有
庶生子君拊之如嫡有姬妾君慈之如子夫喜賓客君潔
樽俎以待夫購書畫君脫簪珥以助若此類不勝書里人
以為賢婦魏國晚多疾君每棄夫家事來侍湯熨累月半

載乃歸魏國於竺乾之學有所悟入名緇老禪望風屈伏
惟君機鋒足以相當如雁姬母子然俄哭愛女然猶自寬
越三年哭魏國由哀致毀由毀致病以口口練祭前一日
卒淳祐己酉十月壬寅也年五十八子男一人得一貢于
鄉女一人適長泰主簿劉文禮皆已卒孫男一人懷孫初
采伯規新塋於延壽之龜湖君葬有日矣而采伯暴亡懷
孫卜以十月庚申奉二柩合葬為昔人以父母俱存兄弟
無故為一樂以家無暮功為盛功為事嗟夫余瀧岡之宅
木已拱黃臺之瓜屢摘君與無競處和俱不待六十非獨

逝者不得

歸長夜之可悲而存者豈得年

非獨為吾家惜孝女而又為方氏惜賢婦
君於贈宣教郎諱炳為曾大考于著作佐郎諱為大考於
吏侍^部郎諱弥正為考于魏國林夫人為妣銘曰——達也靈
昭隱也德曜鮑宗之賢曹娥之孝於是數者皆可以銘銘
之者誰白首之兄

林君

林氏居北郭者尤盛君名崖字希文以長樂口口為曾大
父隱君天覺為大父琪為父君群從六七人皆有俊聲角

立競爽如漁荀陳晉王謝家然策於天子之庭廷荐于鄉于
漕者相踵也君少美風度衆中瘦常如玉雪照人謂必速
化騰上者既而頡挫場屋亦不甚戚戚以讀書教子為樂
暇日為親朋酣觴賦詩圍碁賭壘若甚放達不屑家人生
產者晚稍廣先疇飾舊廬焉及群從凋零畧盡君巍然獨
存意造物秉除之理則然俄以背瘍卒年六十一以寶祐
四年臘月壬申葬于松嶺茅洋山之原配泰湖陳氏男一
人于卿力于學女二人長適方松次適黃天瑞皆名族黃
氏女先卒方氏女二十餘即發居介潔自持為里節婦君
雖不遇然其才於施家教行於子者如此余口子山甫之
婦君外孫也故于卿以埋文屬余銘曰——士要其終不觀
其初或顯融而誰紀或隱約而可口——君事其臺孝威馬
少游之徒歟

方君薛氏

贈中奉大夫方公逵有三丈夫子伯揭陽令君大口仲寶
謨閣學士謚忠惠公大琮君其季也名大鏞字德鈇少與
二兄鼎峙有聲場屋既而仲歸貴顯為端平賢諫官伯亦
通籍封男人謂君功名踵相接矣乃口年僅三十九卒以

嘉定癸未某月某日葬以端平甲午某月某日孺人薛氏
左史公元鼎之孫婉嫗而歸君九年而寡二女皆幼二子
紹孫方晬貽孫口口在腹人謂孺人盛年非久安淡泊者
而孺人自誓口若^苦於兒女撫之慈而訓之嚴子俱力學冠
婚以時長女蚤殤次適鄭貢士子簡前卒初中奉公產簿
君婦尤清貧二兄既仕以汾曲之廬口口之田巽焉忠惠
公宦游必挈孺幼俱以孺人少守空閨寒暑口口至老不變
有伯姬之潔深夜一爐長幼檀藥共圓口口有龐媪之
達簪蒿如六珈之飾焉啜菽如五鼎之奉焉寶祐乙卯年
五十七矣以疾卒於寢某月某日也明年紹孺孫又卒貽
孫將以丁巳某年某月某日葬孺人于豐城里林店溪中
奉公墓側忠惠公所卜也于是君葬二紀矣始以孺人合
祔貽孫纍然來請銘銘曰余嘗銘君二兄之阡世系詳矣
茲碑畧焉

林貴州

余嘗誌外舅林公及沅容二牧之墓君名公奕字養大沅
州之孫容州之仲子也母夏宜人少有聲場屋壘故君自
容奉賀表詣闕補官銓注將樂縣主簿內艱調嘉興府酒

官汀郡盜起從招捕使陳公于山前南劔守黃侯埒辟劔
浦縣尉入郡幕時更新楮冒利犯法者衆君兩獲偽造帥
真文忠公上勞詔改次等合入官君感然曰彼誅此賞寧
無愧乎及聞諸囚不死乃安諸臺檄攝崇安縣黃侯由劔
移建辟知甌寧縣建卒失伍閉城縱燎邑在郭外衆欲潰
去君夜坐廳事召尉寨兵徹于衆曰令在此無妄動由甌
寧班引授承事郎知莆田縣初余外舅守莆有遺愛君猶
子也其治壹用家法予聽訟扶貧弱惟恐其為大姓所口
也予督賦有劑量未嘗為急符所使也然他人行之者卒

不見知于上官惟君縣譜尤為范侯銘口口口莆人兩賢
之秩蒲調通判泉州迎吏及門外艱口口調通判建寧左
翼軍餉隸焉稍闕之則紛紜君口口斡旋士飽馬騰比蒲
帑有餘積入都自歎曰吾貧無孤無援將奈何欲部注建
漕主管文字會前庾使樓公治召入而余亦忝冊府禁林
樓約余聯名作箋干名光範曰林某廉吏也宜少旌異丞
相奏以君知貴州君携家涉湘入嶺百餘日始至郡久闕
守顆印之外空空如也君為前攝郡者補解泉粟各以教數
千計在郡一考有半臺閩綱運如期官兵祿廩按月惟守

俸未支者凡九月其急公緩私先人後己如此以微恙伏枕三日歿于州治寶祐乙卯三月十三日也年七十一秩止承議郎娶教氏繼李氏俱贈孺人子男二人聲之且之孫男三人畊老野老咳老孫女二人君仕遠祿薄既卒官下幾不能返喪郡人憐之代庖者利積俸不還一錢二孤負鬻奉柩舟行三餘里至惠又陸行二千餘里始達先廬以丁巳三月丙酉申與兩孺人合葬於福清縣西山之原結庵林扁曰樂斯君遺命也自昔士大夫莫不以擁麾為疑一香為樂故有腰纏上揚州蒲萄博西涼者彼哉

吳定——論也懷祖求會稽牧之乞湖州不曰名勝乎君曰世清若允拙仕進其拜州也無他謬巧特以余二人之薦鄭丞相命直省官持堂帖來語之曰此官人口口勿使破費君勞以瓶楮五十而已嗟夫余與樓卿之舉廉也鄭丞相之調守也將以厚君也然而文淵病于壺頭也子厚卒于龍城也前之厚君也適所以灾君也豈非樓卿鄭丞相及予之咎哉初容州早退高尚晚辭聘召歿贈直煥章閣書容州者以其著云銘曰——昔優孟之歌其辭謔而俚既不

知孫叔亦厚誣其子余叙君之家清德如伯起雖無遺汝

金迺有貽厥社勉哉后之人可培不可毀惜余去柱下筆
之補野史

馮巽甫

自蜀有狄難而衣冠名族避地者布滿于荆楚江浙然南
轅者尚少嘉熙末余使粵馮君開先來為連山令視其爵
里歎曰天荒地老蜀瓊胡為至哉既而聞連山之民與君
相安會余召去不果荐後君出嶺僑于莆始識君面介而
通知而毅開口見肺肝無所回隱直諒友也淳祐末余行
役又見之于建自此不復相聞余歸老數載足不越戶限

君之子邵賢忽來求銘君埋辭余驚曰君容死不及知喪
歸不及弔余之愧不不可滿矣銘其可辭按君家譜本長
安人上世有仕唐季為綿州彰明令者遂家于普之安岳
為郡大姓有西北裔二宗君西宗之后自始祖接傳至君
登進士第者五十有七人以春秋兩貢于鄉中類者前列
經口張得一君學子也時人以方永嘉陳蔡二公擢端平
乙未兩科歷長江縣主簿辟四川總所準遣內艱口峽始
就連山之辟經畧使以邑小不盡君才改豐令每坐堂皇
或履阡陌登進細民與語如家人口諾然人人獲以其情

自通于長官吏不得舞智口口邑有皆有遺愛四考解去
為福建路提舉司幹辦口口用京狀七員改秩用縣令兩
任免須入僉判鎮江口秩滿需次戶部激賞所主管文字
簿游霅川因跌傷足卒于寶祐丙辰某月某日年七十一
秩止承議郎娶趙氏一男邵賢也四女已嫁者三人季未
行邵賢將母扶柩返塋于浦之洗塘山丁巳二月甲申也
君嘗周旋李公某度公正之間講朱氏之學甚精口口慕
元白體有集若干卷性薄榮利拙仕進世莫口口辟荐君
者臬使涂公翼揚經畧使劉公伯正方公口也以京狀為
君破白者劉連州燧叔也繼之者口口二庾使也成之者
節齋趙公鳳山李公清獻鄭公也微此六七公則君終老
選調矣然則士之欲遇合斯世者不其難乎余晚以大蓬
口直禁林游公久釋口以書來曰他朋友皆能謀身惟馮
翼甫可念某口口以斯人累君翼甫君字也余屢推轂君
于當路語不口售以此慙君亦以此慙游丞相云初君當
游公盛時不一掃光範門及歸綠野乃往叙舊盡平生歡
曾大父喬年號類溪逸老大父戊有春秋學號橫舟翁父
口迪功即母何孺人銘曰——生於蜀死于吳仕于連葬于

甫昔夫夫子思東梓亦嘗欲丸夷居君安之命矣夫又何
為懷故都

林韶州

紹定辛卯叛將李全犯揚州恃銳輕出為王師掩擊殲城
下其妻楊姑山東劇盜楊安兒之女安兒首亂山東者兵
敗趨海死姑勇而黠其黨奉以為帥自於行伍中擇全嫁
之全素健鬪及歸朝廷全連節旄姑封小君名為忠義陰
貳于韃駐軍山陽雖隸制置使戲下然成許國債劉瑋逐
姚弼殺命士荀夢王社來當國者不能討益驕全甚至飾

珠翠以求媚於姑士大夫視山陽如蛇鄉虎落矣甫人林
君景復既歷廬口尉調泉州節度推官矣改授淮安州法
曹以往時論壯之安晚鄭公時在瑣闥餞詩有淮海轅門
立竒口要着左袒為劉時之句至則改淮安令未幾全叛
既輿尸歸楊姑者惧朝廷必討遂掃衆盡俘執南官北去
君亦任在其中留落海州三年膠西半年青社七年賊防守
竒峻君挺節無所污飢餓并回採椹拾橡而食或買卜教
小童以自給南北隔絕家人不知君存歿母妻以憂卒賴
信庵丞相趙公在淮間念君陷賊遣問物色君素不忘本

朝艱難中肘縣印卧起屢以帛書報虜敵機事人始知君不
死趙公復捐金資召卒籍其力自拔而歸庚子四月也趙
公奏曰林某十年北地萬里來歸縣印猶存告身如故乞
旌擢以勸盡節者君強仕遊邊比反國鬣皓然矣平章喬
公杭相口公議擢君於朝不果詔改宣義即通判海州改
淮安州始聞母妻喪哀動行路乞解官追服起復通判廬
州呂帥文德雖武帥知敬君奏除參議官兼倅蓋周旋兩
淮者復六年改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知南恩州久旱郡有
疑獄親鞫得情讞上之日大雨重賞捕劫海者盜發輒獲

舟行鯨波如枕席然在郡三載境內稱治擢知韶州陸辭
上問在山東幾年及虜敵中事公歷歷以實對上嘉獎慰勸
之曰曲江佳脚君頓首言地近江西湖南溪峒臣願布宣德
意拊循之韶亦至君至而兩逋網罟如山急符交至君未
數月口口口人徒見君久仕邊地意其為踈宕斲弛者然
君兩牧南州乃密察細謹如常人待僚佐均如兄弟視民如
子積勞致疾猶日生鈴齋治文書疾棘怡然曰吾不死青
齊而終于韶卒矣復何憾以寶祐四年六月某日卒于州治
積階朝散即明年喪歸以四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君寤

寐功名而不汲汲謀身自慶壽及平解任轉秩賞皆恥自
言同時陷賊有周子容口主簿者後君來歸由右選得朝
奉卽或謂君當簿君曰命也卧病始叙迷平生若乞憐於
君父者經畧使馬公天驥言君志節與周子容朝奉事同
賞異其守曲江清約豈弟乞於遺澤外特加異恩未報林
氏尤感於莆君世居^口米食曾祖需贈奉議卽祖叢擢進士
知橫州號野庵先生父應辰贈朝奉卽君實野庵之^口子
朝奉蚤世無嗣野庵治命以君繼而受祖澤後君陞朝贈
生母鄭氏安人前配方氏今配吳氏俱封安人三子長堅

友前卒次端友次益^{三女}友進士陳德新方詵孫登仕卽鄭
孟遠其壻也君蒙^豪爽磊落口氣義輕財如糞土家無宿舂
而西北老板退卒衣依君者常十數人遇空乏時人不堪
憂君高吟長嘯^口若厚祿故人或致買山錢取酒金輒散
與貧交寒士明日復盡身後田廬蕭然喜為詩雖間閔兵
火高萬死一生中篇什不廢晚筆尤老自號全璧有集若
干卷余嘗謂愛君之深者信庵也期君之遠者安晚也然
安晚徒能識之于未陷賊之先信庵不能板之于既返國
之後何歟曩余嘗叩信庵今習遇事者少如林某豈不直

一淮郡公悵然曰守邊須奇厖福艾者此君骨法稍薄吾使人推其命亦然寘之中州乃所以愛之也及安晚再相余曰景復其來乎然竟淹留恩平不召蓋愛之深期之遠者于君僅如此况靳靳不相知者哉昔大將軍李廣數竒不使當匈奴相者見班超曰君燕領虎頭萬里侯相也竒意君命類廣而相不及超歟嗚呼悲夫君諱興宗景復其字銘曰昔鄴邦光猷羈荷囊充也繡裳一旦倉卒貪生屈膝北面臣賊敵君秩甚卑倖執十菁挺身而歸南人狎玩北人驚歎曰此鐵漢歲晚憑熊稜霧黑濃面有口容容或繪麟閣或死浪泊高下厚薄孰主尸之彼成此虧彼合此畸惟其志節不可詘折矧可磨滅

韓隱君

余友韓斗將改葬其先隱君泣謂余曰昔人有抱嬰以請而得銘者有幼喪父既長訪求其平生言行自表于阡者斗士也不哀切于婦嬰乎既冠失怙於父言行皆耳目睹記不詳實于訪求乎願今代無幹韓而末學何敢望歐使先人之可傳者失傳斗弗子矣敢以累公余方苦暈滑心許之力未及也斗責諾之書徵銘之使索索不絕按韓氏自

固始入閩居懷安者三世矣曾祖瓊祖翼父昱皆潛德弗
耀君諱永字昭父幼刻苦受業於鄉先生弘齋鄭公某後
從^勉初齋黃公翰游其學貫通九流百家而折衷于經其文
掃去六代五季而欲反之古開門授徒師道尤嚴嘗應秋
賦既幾入彀矣考官以策語觸時忌不敢收晚益拓落所
知有仕長沙拉與同載者君曰賈馬皆嘗^涉沙湘吾將游焉
既至病疴卧客舍晨起猶繕某詩其夕卒紹定辛卯二月
某日也得年六十斗自懷安徒跣數千里負骨歸家山初
君屢甚李侯亮竒其人妻以女弟常分俸資君家有無子

婚嫁李夫人皆身任君危坐對卷而已嘗謁神祠或遺銀
合于香几君留以待俄有婦人哭而至曰父繫獄吾丐貸
是物以營救微君他人負之而走矣君旦晝所為輒筆于
簡夜則露立斗^不以白其實踐如此李夫人後君二十五
年卒二子斗滋滋已卒一女適進士趙與寵孫男四人孫
女二人君舊藏不利寶祐丁巳某月某日改祔于母夫人
某氏之墓在某鄉某里某山之原所著有易說詩精義又
書釋疑史斷未脫^有稟右律詩一卷昔陳后山固窮妻子常
食于外舅人賢后山亦賢郭槩甚矣君之似陳李侯之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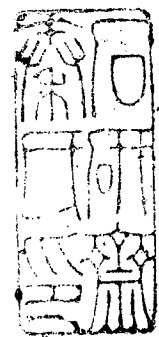
郭也余觀後山猶以諸公之荐入館君竟老死布衣窮乃過之然豐也寒薄無祿斗也修潔有聞竊意造物吝固于君者將留以遺斗也銘曰——君有遺墨字若不靈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悲哉此言蓋本壹臺卿匪我銘君乃君自銘

〔方巖〕君仲

〔初〕君大父寧鄉公為莆修士為朱門高第秩早齡促里人悲哀之曰是必有後俄而其子復卒于是巖仲生甫五月祖母徐母林既孀且貧拊而教之幼警敏出語驚同儕兕踰冠拔鄉荐遂入上庠中壬辰進士第歷尤溪縣尉教

授英德府以考舉通籍知溪縣通判袁州行至順昌縣卒于傳舍寶祐二年六月庚午也秩承議即年五十一多寧鄉公一歲尔里人復悲哀相吊曰是家祖孫宜貴顯宜老壽而皆止於是耶娶李氏封孺人一子建孫男女各一以五年十月某日塋於栖隱山之原前築建以直院林公希逸之狀來乞銘巖仲初筮郡檄尉市鈔以造祭器力爭曰不給直而白科猶不祭也卻縣倉餐錢可數百緡以助平糶倉守俾輸郡又爭曰備不可作民有扇妖結集者捕首惡送縣鞠治立散其衆曾守宏正延入郡幕首勸曾寬屬

邑蠲沙縣逋銀四千兩歲飢帥遣吏糶沙縣還至水東飢
民截米覆舟守檄叢仲撫諭衆千餘人皆退帥來詰叢仲
奮筆復之曰劔亦飢愚民見米出境而闕不足責師不復
問漕使留耕王公伯大鐵庵方公大琮皆獎重鐵庵以漕
幕招荅曰與公同里又同宗也敢辭因併辭郡幕還邑徐
守元杰死來以僚招亦辭留耕薦語云尚友前修不隨流
俗徐公則云始終清修二公皆靳許可者南轅至番遇鐵
庵已建閭留之苦辭而去至英與諸生相浹洽課試畧如
中州士習一變新學宮祠九賢鐵庵兼漕羔雁復至叢仲
累辭而後就於擬筆燕語有規益無和隨鐵庵幕士徐君
明叔洪君天錫併叢仲為三廣人皆賢之長溪久不治留
耕時參大政遂以堂除來館銅墨謂悅堂楊公楫處士楊
公復邑前輩也勉齋黃公榦邑士之師也並祠焉汰縣庠
兄職增弟子負民間想米價重惻然曰吾無如州家何姑
盡吾力取縣家例錢盡蜀之斛失三鑲契鹽錢僅足月解
止毋權民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十七

